

临泉县第三届原创文学 大赛征文汇编

临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目 录

一、散文

- 1. 上街下乡 1
- 2. 砂礅路..... 10

二、小说

- 1. 七月流火..... 14
- 2. 回家..... 51
- 3. 榜样的力量..... 54
- 4. 李主任扶贫记..... 57
- 5. 嘴上的火车..... 60
- 6. 留任书记..... 111

三、诗歌

- 扶贫散记..... 117

散文

上街下乡

我爷爷那一辈人活得苦，至于有多苦，多由奶奶反复解释，爷爷却闭口不提。不为别的，他们虽然都苦命，但爷爷的家境显然不如奶奶，因为奶奶常说，“我当时住在街上，而你爷爷在农村，至少那个时候还是农村”。每到这时，我就想问：“奶奶，你总说爷爷家境不如你家，而且爷爷又比你大十岁，你家人又怎么会同意你嫁给爷爷的？”但我始终没问。当他们老了，这个问题最后会变成秘密，被封进棺材里，就像他们的年华易随风逝去，易悄无声息。

奶奶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本地人，居住在城里，也就是所谓的“街上”。据老人们说，过去街上不大，仅有现今城区的十分之一，不过是城东与城西之间一条2公里左右的狭窄的青石板路，除此之外往南向北俱是农田，而爷爷那一家子人则生活在离城不远的“郊区”。他们都是外地逃难过来的。曾祖父原是长江沿岸船上的渔民，长年不着岸，后来战争爆发了，他带着全家六口人向北方逃难，本想在小城安身立命，但彼时已山穷水尽，俨然为乞丐。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爷爷作为大哥，除供养太奶奶外，身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为了生活，

他的弟弟妹妹们先后奔赴农村，干些农活帮补家计，爷爷却不想下乡，幸亏那时新中国成立，街上逐渐兴起一批工业，爷爷具有养蚕缫丝的技术，进入工厂成为了一名纺织工人，之后又在厂里遇见了奶奶，再后来结婚成家，搬到了城西一间 20 平米的平房里。

也许是逃难的经历，也许是漂泊的滋味，也许是生活的艰辛，爷爷总希望我能“发达”。关于“发达”的标准，他的第一个要求是不要去农村，第二个要求是最差也要留在街上，绝不要再往北方去了。爷爷虽然不支持我去上海、广东等大城市，但心里终究是向往的，常拿早年去苏州卖袜子内裤的经历激励我：“江南就是好，到处都是漂漂亮亮的！”儿时听了爷爷这些话，慢慢地也就有了长大后去江南的梦想。但有时我去了遥远的南方，又或离开的时间长了，爷爷反而改变了口吻：“你也可以回家里，现在街上变漂亮了，会找到好工作的。”爷爷的想法也是奶奶的意思。

自考上大学后离家，我在异地漂泊了七年。这些年我迈过一道道成长的缝隙，所幸未曾令爷爷失望。我去的几乎都是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再不济也是南方温暖的小城，但自己时时刻刻在风中，任凭他人旁观聚散离合，亲人友人却痛彻心扉。

我在最近的一场离别中，挚友盯着火车站中一幅别墅的广告牌，哭着对我说：“我去了无锡后，先不找男朋友，要先买个

房子，有了房子才算有家，就不会像这样漂来漂去了。”这句话我放在心上，细细想来，我仍是孤家寡人、前途未卜，兴许回家了，也就可以继承爷爷的房子，但从此就要像他一样在街上生活一辈子。我应扪心自问，心中对长者的深情是否值得我不再去远方，我大概是被一种渴望剥夺了理性。

但实话实说，爷爷口中的“街”正变成我在他乡邂逅的“城”。记忆中，“街”的规模至多只有现今的一半，而放眼望去，除去南面一座 28 层的高楼，其余或是矮小的平房，或是五六层的楼房，唯一的热闹场所便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大街。这般风光在爷爷看来已是翻天覆地，却还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不知何时开始，一轮接一轮的拆迁与重建潇潇洒洒地展开。渐渐地，我记忆中的 28 层楼不仅失去了最高位置，更被包围着它的高楼大厦们夺走了夜晚的色彩斑斓。

我记忆中的步行街是青青石板小路，小雨淅淅沥沥，配合它的洼洼坑坑，激荡出伞舞的乐章。我记忆中的桥横跨在运河中央，在落日朝阳的余晖中，小舟大船往来不息，又闻数声船歌，于是沉浸在我曾祖父的故事里忘乎所以。到如今，我要走的路或是柏油，或是大理石，我要过的桥也被改成了平坦大路，那些有趣却又冒险的航船消失于我望不到的彼岸。路路通畅、条条平坦，这是时间给予我的幸运，当我紧握住它时，仿佛重回喧嚣都市，抑或极乐世界，享受颜色、追踪物欲，但那些曲

折之路我隐约错过了，如同我的记忆被埋葬在某个无名角落，共同变成了这座城市的隐密心事。而人生的记忆若能随毁灭一道消失，才是时间赐予的仁慈，但这几乎不可能的，所以爷爷常用他的日常告诫我：“旧社会哪有这些马路，哪有这些大楼，都是党带领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现在想来，当我身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进入传说中孤独寂寞的时代，我既喜又悲，常感到一种“一夜青丝变白发”的壮烈情感，相比爷爷，他的青丝白发用尽了五六十年的时光，慢慢变老却不失生活的风度，无限烦愁却不减温柔的心绪。但白发犹在，每一丝都是时间留给人生的劫数，世间却从未有人找到扭转时间的解药。

我的老街死了，应该死于我出门在外的时间。那时我忙着与人谈情说爱，与人难舍难分，爱得轰轰烈烈，走得坦坦荡荡。大悲大喜走来，又遭逢这场大起大落，我的心却没有随着我深爱的一同死去，也许是我未曾亲眼目睹消亡，也许是我爱得有限，更也许是我活在凡人堆里，渐渐习惯了！我的爷爷，活到了比祖国还要长久的年纪，却还是不忍别离，我从这几年他增长的白发中看到了真相。虽然奶奶的话向来都使我坚定爷爷的城镇梦，但我慢慢发现，他从来不与我说寂寞的话，可有时他也会指着脚下的路、眼前的景，告诉我它们的本来面目。

有一日，我惊奇地发现，即使城区是满眼可见的高楼大厦，

却仍有钢筋混凝土到达不了的地方——农田。农田不规则地安插在城区的各个角落，甚至在中心地带仔细搜寻，仍可见一汪池塘，抑或是一地水稻，还可能是一田油菜，周边则住着靠此维生的老农民。他们的存在或许给城市扩张增加了许多难题，但在我看来，我们的城市有了七十年的过程，却还是无法将农民和农田彻底驱除，足可见农村顽强的生命力。只是从爷爷青年时便开始“街是街、乡是乡”的故事，到如今，上街或下乡俱已分明成巨大的缝隙，努力跨过去也成为了接近神话的想象。我隔着裂缝望着他们，竟抱有一丝同情：他们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殊不知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

也就只有爷爷那一辈人记得，常和我说：“我们当年只有一条小街，其他的包括你现在踩在脚下的全是农田，慢慢地才有了马路，有了楼房。”这句话我半信半疑，但若是真的，爷爷从头到尾都只给我一个关于城市的未来想象，那还有乡村，他应该把挂念和怀念留给了它，我却从未听他主动提过。但我知道爷爷是希望有块地的。

爷爷的地，我估计在最初的房子里是没有的。因为他住在那条石板街上，家家户户紧紧挨着，门前便是行人走出来的路，故不论小草小花都会被踩踏，于是爷爷就怀着盼望等了许多年。爷爷终于搬家了，并且是楼房，这次他执意要住在一楼，不仅获得了一个花园，种满了他心爱的月季，而且在门前空地上开

垦了一块小田，种了花生，养了蚕豆，剩余的空间种满青菜，春天可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但也给房子引来壁虎，招致老鼠，还有一条水蛇。我渐渐长大了，爷爷为了我舍弃田园，再度搬家至一个高档小区。爷爷仍不死心，将小区的花圃草坪进行整修，栽种着葱、蒜、香菜、韭菜等佐菜，竟有一棵枇杷树意外生长起来，相当引人注目，后来四方邻人也常来借用蔬菜，故爷爷非常满意这块土地。但好景不长，小区的自留地均被改造成车位，如今爷爷只能挖些别处的泥土，放在泡沫盒子里养些小花小草了。由此可见，在街上拥有自己的土地是难得的。

所以，有的老人直接抛弃了街上的生活，奔赴郊区，托熟人觅得一亩三分地，种些粮食蔬果自己自足，倒也怡然自得。但以爷爷现在的体力看，这些全都遥不可及，可他在失意之余又总想趁着自己还能走动，跑去农村转转。我外公是位在城郊有地的农民，爷爷近来常带我去拜访他。就在外公那片种满各色鲜蔬的田地里，爷爷跟在街上判若两人，不仅深入田园深处采摘玉米、青菜、瓜果，更亲自拿把锄头，要帮外公翻翻土，养些几天便可成熟的葱蒜。爷爷和我说：“这块田是个宝库，土壤有肥力，种什么都种得出来。”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爷爷曾说要将田里种下的一切吃干吃净，我原以为是个笑话，但仔细想来，爷爷大概是在他口中的“旧社会”中被饿怕了，所以活下去，带领他的子孙后代活下去便

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只是爷爷既选择了过城里的小日子，那么他与乡下、农民、土地便再无未来了。

前几日，我们全家一道去某景区游玩，途中路过某个农事体验区。我清楚记得，爷爷竟将地里种的水稻、茨菇、玉米、艾草等近五十种农作物悉数认出，也将陈列于展览馆中的灌溉水车、磨粉石磨、做饭土灶等近三十种农具全部掌握，根本不像是追求新鲜的城里人。也只有在那里，爷爷回到了儿时的年代，虽一路逃难，一路求生，一路艰辛，却一路欣赏风景，一路奋力拼搏，一路上以作为勤劳的中国人而自豪。爷爷应该是农村人，这个秘密他闭口不提，和记忆一同埋在心里，既说不出口，也不像我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弥补，和世上活着的人一样，有着可怜的命运与可敬的人生。

记忆给了过去，想象给了未来，心自然要备受折磨。我望着体验乡村劳作的爷爷脸上满怀喜悦，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我若是无根之草，随波飘摇，那爷爷便是折翅鸟儿，渴望飞翔，过去的记忆像流水一般，无孔不入，正在模糊现实和过往的界限。不一样的是，我会把痛苦大声地说出来，却赚不到世界的同情，只是徒增泪水罢了。而当你活得久了，就会明白，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习惯了绝望后依然热爱生活。此时，真正的沧桑决不是乡村变作城市的时间旅程，而是千年不变的真理，值得你我传承

下去的真情与梦想。

最近，我在旅行中偶有发现，中国的“城”普遍不大，称其为“街”是对它们的尊重和怀念，而中国也将广袤的土地和勤劳的农民给了乡村。也许因为时地与人心的变迁太快太猛，以至留给后代继承的仅是我们的生活，但关于上街还是下乡这道选择题，我希望由他们自己做主。

倏忽间又发觉自己老了一点，苦了一点，牵挂了一点，自由了一点。

作者简介

曹瑞冬

砂礓路

随着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现在的乡村到处小楼林立，一条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从家门口直通村外，再向外连接着乡道县道，甚至连接着省道国道和高铁站，构成了繁忙的交通网络。身居乡村，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就像是人间天堂。但不知怎的，每每奔走在乡村水泥路上，我总会想起它的前身——砂礓路。

所谓砂礓路，顾名思义，就是用砂礓铺成的路。砂礓路走起来微微硌脚，走远一点会把脚硌疼。走在砂礓路上，对我而言，硌疼的不只是脚，硌疼的还有我苦涩的记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为了改善乡村的交通出行条件，镇政府便号召村民扒砂礓，送砂礓，大修砂礓路。砂礓是一种地下矿物，质地坚硬，不透水，是一种石灰质结核体，主要由碳酸钙和土粒结合而成，大的成块状，小的成颗粒状。由于我家住在泉河岸边，砂礓盘太深，不易挖掘，乡亲们为了扒砂礓，常常几家子约好，后半夜就起来做饭吃，然后再带一些干粮，准备好掘头、铁棍、铁铤等工具，趁着朦胧的月光，几家人一家拉一辆架车子就出发了。我们常拉着架车子步行十几里路，才赶到南边便于扒砂礓的沟塘岸边。到地方时，沟塘边早已有人在干活了，我们也选了一块靠近沟底的地方，先把上面的土用铁铤刨走，渐渐露出砂礓来，再用掘头掘、铁

棍撬，终于扒出了第一块砂礅。万事开头难，扒出来第一块砂礅后，下面再沿着扒开的砂礅口向周边扩展，就便捷多了。大人们有力气负责扒砂礅，小孩子就一块一块地把砂礅从沟塘边运上去，装在架车子上。走时运的时候，一上午就可以扒一架车砂礅。不走时运，遇到砂礅少砂礅小的地方，需要到下午才能扒到一架车砂礅。中间饿了就吃干粮，渴了到村里压水井旁喝井水，或者干脆直接喝沟塘里的水。每家扒够一架车砂礅后，几家人又相约着拉着砂礅回家了。

扒砂礅是一件苦差事，又苦又累又危险，这是那时候扒砂礅人的共识。手脚碰伤是常见的小事，也偶尔会发生一些悲剧。比如，扒砂礅时向沟塘坎的斜下方掏得太深太远，上面的土方突然崩塌下来，下面的人来不及跑出来，就会砸伤胳膊砸断腿的。我们邻村有一位三十刚出头的壮年，他一个人在扒砂礅时，竟然整个人被闷在了土里，等人发现再扒出来时，早已经没有一丝气息了。每每想起扒砂礅砸伤人砸死人的事，我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和心疼啊！

扒好砂礅后，等到上级通知要修某地方一条路时，乡亲们又开始送砂礅了。把砂礅拉到各村指定的压路机压好的路基旁，先是按照一口人多长（大都在一米长左右）的标准摆砂礅。在村干部划好的两条白线内，按照每家人口数，测量出一家人应该交砂礅量的长度，开始摆放砂礅。我现在依稀记的摆放好后的标准，通常是要求底口宽一米二，上口宽一米，高度八十公

分。摆放好砂礅，喊村干部来测量有关数据，验收合格后，送砂礅工作才算宣告结束。

等到压路机开来的时候，村干部又通知，各家各户把自家摆放的砂礅再摊开，以十公分左右的高度摆放到自家对应的路基上。笨重的压路机带着几吨重的大圆滚子，吼叫着，气喘吁吁地开来了，摆放好的砂礅们顿时粉身碎骨，一遍遍压成了平整的砂礅路。乡亲们的血汗没有白流，我们从此告别了泥泞不堪的土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难以出行了。只是为了一条条纵横相连的砂礅路，乡亲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辛劳和代价。

如今，砂礅路已经被水泥路掩盖了，掩盖进了上世纪历史的深处。但我关于砂礅路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现在偶尔看见一颗砂礅子，想起砂礅路，它还会在一瞬间硌疼我沧桑的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啊！

作者简介

作者：赵凯

工作单位：阜阳市刘锜小学

邮编：236000

邮箱：1253271569@qq.com

手机：15178184379

个人简介：赵凯，男，笔名夏日冷风。安徽临泉人。70后。教师。在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发表诗文近50万字。曾获阜阳

市散文精品大赛优秀奖、阜阳市诗歌精品大赛优秀奖、临泉县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原创文学大赛散文类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小说

七月流火

—

张彬没有瞧见马小掌在使眼色，笑着对镇扶贫办主任李力说：“那就这样定吧，只是感觉有点跟占了便宜似的。”说完从兜里掏出钢笔，准备在表格上签字。张彬才写一个“张”字，马小掌便越过几个人窜到张彬身旁，拽着他往门外走。

“张书记，我找你有点事。”马小掌说，冲张彬又挤了挤眼，这下张彬感觉到了马小掌的异常，迟疑了下，便随着马小掌往外走。回过头歉意的对李力说：“这小子总爱一惊一乍的，等我会儿，马上就回来。”

张彬是县总工会下派到桃花镇刘湾村的扶贫第一书记，马小掌是村里的扶贫专干。刚才镇扶贫办召开的是光伏发电协调会，张彬因为有事，赶到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作为他的老同学，扶贫办主任李力简单的向他介绍了下会议内容，说有一个光伏发电项目要落到贫困村里。因为全镇有五个贫困村，李力就解释说无论项目建在哪个村，都是惠及到全镇贫困户的好事，这次就不定在张彬所在的刘湾了。张彬想想也是，村里基础不好，这样的项目就是落在刘湾，也不一定建成，便同意了

李力的意见。

会议室门口，马小掌问：“你是不是同意咱村放弃这次光伏发电项目啦？”张彬点头，反问：“有什么不妥吗？李主任说了，项目放在哪里惠及的都是全镇贫困户。”

马小掌听后露出一幅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四下望望，神秘秘的趴在张彬的耳朵边小声说：“你被你那老同学骗了，我得到的内部消息，这次光伏发电项目落到哪个村，就先紧着哪个村的贫困户受益。”

张彬盯着马小掌有些怀疑，马小掌迎着张彬的目光，意义不明的笑了笑，两颗顽皮的小虎牙一闪而逝。

“走，回屋去。”张彬从马小掌脸上到了确切答案，转身就往会议室走。

马小掌站在那里却没有动，在张彬身后说：“你们老同学之间的事我就不掺和了，我先回村敬候书记的佳音。”

再次回到会议室，张彬赶紧把才签了一个“张”字的表格揉成一团揣进兜里，拉着正跟其他村干部说话的李力往外走。

“马小掌那小子跟你说啥了？”李力问。

“没有。”张彬一口否认，从兜里掏出支烟递给李力，又掏出火机给李力点上，看着李力很严肃的问：“你说咱俩关系咋样？”

“不错。”

李力回答，吸了口烟，看了张彬一眼，重复上一句问：“马

小掌那小子到底跟你说啥了？”

“碍不着小掌的事，是我自己的意思，这个光伏项目我想要，你必须帮我。”

“老张，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咱俩是同学，听我一句劝，就你那个村。歌谣都咋流传的，对了，是这样讲的。

一个贫困村

二三间旧瓦房

四五个老同志

六七千穷乡亲

八九里管辖地

十分的发展难

就是项目给你，你们也落实不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这个项目啊，要不，以后我们咋脱贫。”张彬听李力调侃刘湾，生气了。随手把李力嘴上的香烟夺过来狠狠扔地上用脚踩了踩，赌气的丢了一句话：“这个项目我要定了。”

二

七月的淮北平原处处生机盎然，艳阳高照下有点让人犯困，张彬骑着电动车从镇扶贫办赶往刘湾的途中，一路上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和老同学争吵的情景。想起这事他就有点气愤难平，无论他怎么威逼利诱，好话说尽，李力就是不松口。争论半天，

张彬最终也没有从李力嘴里得到一点实质性的答复，只是说要不五个村都准备，各自从村里找出三十亩荒地来，由镇里实地考察后再决定花落谁家。这个答复，让张彬既看到了希望，又感觉希望渺茫。自家人知道自己事，刘湾基础太差，太穷，是贫困村中的贫困村。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村两委干部年龄结构老化，老化的就像一条使用多年的旧电线，经不起一点负荷，有一点压力就时不时的断电跳闸。用一句老话说就是关键时刻经常掉链子。

马小掌在村委会门口依在电瓶车上正冲着路口眺望，见到张彬立马迎了上来。张彬知道马小掌想问什么。把电瓶车推进村委会院子里，一摆手说回屋里谈。

村委会院子里有九十年代初修建的几间瓦房，近三十年的光阴磨砺让它处处有了岁月的苍老痕迹，房间变得低矮而潮湿，屋里总有一股霉味挥之不去。张彬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东头，紧挨着厕所，以前是孕检室，后来放开二胎政策后，已婚育龄妇女们都集中到镇服务所妇检了，房子就闲置了下来做了第一书记办公室，供张彬栖身。

“人呢？”张彬坐下来端起早晨倒的白开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喘了口气问马小掌。马小掌摇摇头说我来的时候就没人，想了想补充道：“会计老王到镇里去了，副书记老李血压有点高，昨天就没有来。委员老刘昨天说腿疼病犯了。”张彬叹口气，把从李力口中让做好准备的消息告诉了马小掌，省去了

中间争吵环节。谁都愿意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愿意提败走麦城，张彬也一样。张彬认为有些事不跟马小掌说更好，怕他年轻，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况且张彬认为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马小掌听后兴奋的双手合十：“我就知道张书记出马一个顶俩，这下刘湾有望也。”

“马屁少拍，正事要紧，还不赶紧擂鼓聚将，把养病的，外出的都赶紧找来，咱们合计合计。”张彬站起来笑着拍了下马小掌肩膀，命令道。

马小掌学着古人半蹲、单手扶地，高喊了声“喳”，屁颠屁颠乐呵呵的找人去了。

最先到的是副书记老李，他还差半年就功德圆满到了六十岁退休时限，花白的头发稀疏凌乱，和人一样有点无精打采，见到张彬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礼节性打声招呼，打招呼后就连说自己老了，然后就回忆年轻时候当干部的壮举。年老人爱怀旧，这点张彬理解，但听的多了也就有些厌倦，甚至感觉到有点倚老卖老的意思。见张彬脸上不经意间露出些不耐烦，老李很知趣的闭上了嘴，想了想，又有些小心翼翼的问：“张书记，我的退休申请您递上去了吗？”

“没有。”张彬回答。

“为什么？你看就差几个月了，我这一身病的啥事也干不了，可别耽误了咱村大家伙儿的事。”老李追问。

“不为什么。”张彬上下打量着老李，突然笑了：“舍不得你呗！”老李听后也笑了。张彬郑重起来：“老李，你别光想着退休，等人到齐了咱们开会，有任务。”

和张彬想的一样，他把光伏发电项目的事一说，大家便都集体失语了，老李低着头一个劲的修剪早已修剪多次的手指甲，会计老王头也不抬，在会议记录本上不知道写些什么，委员老刘有些迷糊的看着张彬，像是刚刚睡醒仍沉浸在梦境中。这也是历次开会惯有的，但凡有点事商议，大家都装聋作哑。马小掌也习惯了这会议气氛，埋头整理着扶贫户的台账，把资料弄的哗哗直响。

“这事到底咋办大家总得给个态度啊！”张彬对老李说：“你是副书记，你先说，今天大家都得讲，不表态谁也别想走。”

“这是件好事，可好事是好事，”老李见张彬直接点将，无奈的咽了口吐沫，“可三十亩荒地上哪里去找？”他话音刚落，另外两个就附和起来，中心思想就是建光伏发电是好事，但没有地，归根到底一句话：好事办不成。

“咱这六七千人的大村竟找不到一块荒地？”张彬不相信的问副书记老李。老李听后笑笑，答非所问的说：“咱村本来就是贫困村，国家有救济款项咱就发下去，没有咱就慢慢的来，建光伏发电恁复杂的事，一个处理不好就落群众埋怨，咱费那事干嘛。”

“就是穷咱才争这个项目啊！要不那些贫困户脱贫咋脱？”

张彬知道老李怕麻烦，压着快窜到嗓子眼的火解释，“咱整天啥也不干，那咱当这干部还有个啥劲，不如趁早各自回家算了。”

马小掌见状插言：“我专门打听了下，说这个光伏发电项目放到哪个村，哪个村的贫困户受益就全覆盖。大家想想，咱村现在要啥没啥，除了东边有个超市连个企业也没有，那些贫困户咋脱贫，这可是咱村脱贫出列最后的机会了。我的意思用铁人王进喜的话说就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干啥不难，用张书记的话说，啥也不干，咱这干部干着还有个啥劲，真不如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痛快。”

“你个小屁孩知道个啥？”委员老刘本来正趴在会议桌上似听未听，似睡未睡，见马小掌越说越离谱，呵斥道。委员老刘和马小掌都是刘湾庄人，虽不是一个姓，论辈分马小掌也该叫他一声叔。这次马小掌能当上扶贫专干，就是老刘第一个把招考信息告诉马小掌的，对马小掌有知遇提携之恩。更重要的是，疯传委员老刘的宝贝闺女玉凤和马小掌走的很近，老刘有当马小掌泰山的可能，这才打断马小掌的话。其实老刘也是为马小掌好，他发现副书记老李的脸色阴的都快滴出了水，随时都要发作。想想也是，副书记老李当干部都快三十年了，本来张彬夹七夹八的说几句，作为上级派来的第一书记，他必须尊重也不想起太多的争执还能忍忍，马小掌一个本村的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再这样说对他就是极大的蔑视和侮辱。

这时，张彬扭头看见一个人趴在窗户上正冲马小掌比划着

什么，脸贴在玻璃上挤的有些变形，便知道是玉凤，喊了一声：“进来吧，趴窗户上鬼鬼祟祟的像什么话，是找你爸还是找小掌？”

玉凤推门进来，有些不好意思的向张彬打了招呼：“张书记，我找我爹，我妈让他回家吃饭。”

“没有瞧见我们正开会呢？赶紧回去吧。”委员老刘对闺女摆摆手，看了马小掌一眼，撵自己的闺女。

玉凤也冲马小掌吐了下舌头，却没有转身离开，冲自己的爹说：“刚才你们的讲话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光伏发电 30 亩用地的事吗，咱庄就有。”

“哪一块地？”张彬急忙问。

“河堤坝下面啊。”玉凤回答：“那块不是被群众栽上了树，足足有六七十亩呢。”

张彬便看委员老刘问：“老刘，你看那地咋样？”

委员老刘瞪了闺女一眼，点点头，又看看副书记老李：“如果真找不出地，那块地也行，属于集体用地，实施起来阻力也会小些。”

“那就这么定了，我去跟扶贫办李主任说。”张彬当场拍板：

“各位，咱村能不能脱贫，群众能不致富，在此一举了。”说完看着仍然不肯走的玉凤，笑着吩咐：“小掌，你跟玉凤现在就去那块地里再瞧瞧，丈量好画个平面图出来。”

马小掌答应一声，和玉凤一前一后像一对欢快的燕子夺门而出。

三

“这地咋样，能不能建光伏发电？”站在刘湾泉河的堤坝上，张彬边给老同学李力主任烟点火，边问。事不求人一般高，事要求人低一头，张彬这时候就有这感觉，对这个相处十多年的老同学突然变得有些低声下气起来。

镇光伏发电定点考察组是会开完第二天下午来的，提前张彬和马小掌专门跑到镇里，把刘湾堤坝下面的荒地平面图让李力看，李力连头都没有抬，只对张彬说了声“放那儿吧”。随后心不在焉的说：“这事只有实地查看了，和其他村对比后才能定。”

河坝上的风大，把李力的头发吹的有些凌乱，李力回头看看随同而来的其他人和村里的干部，低声对张彬说：“老张，你这是何苦呢？放哪里你们村的贫困户还不是一样受益？”

“那不一样，”张彬想起马小掌的话，心里说能一样吗，项目放在哪村哪村贫困户就全覆盖，嘴里却说：“我们村本就没有啥产业，再没有了这个产业，以后可咋脱贫啊。”

李力听后也就不言语了，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非拦着你建光伏发电，实在是，唉，你看看你们的干部，老弱病残，缺乏战斗力，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放在这里，也不一定建成，别到时候光伏发电变成了光伏发汗。”

张彬听后连忙表态说：“忠不忠看行动，老同学你放心吧，如果光伏发电建在刘湾，我就是头拱地也得把这件事圆满完成

了。”

李力便不再说什么了，掏出手机拨通了镇土管所的电话，躲开张彬嘀咕了一阵后，再走到张彬面前露出难色，手一摊：“老张，这回是真没有办法了，刚才我跟张所长通了电话，他说查了下定位地图，这块地属于防洪区，不能建光伏发电项目。”

“什么？怎么好好的一下子变成防洪区呢？”张彬急的声音一下子提高八度，后面镇考察组的其他人和村干部也赶了过来，

“这离大坝远着的啊，你再问问，是不是搞错了？”张彬不死心的拽住李力袖子问。

“老张，咋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这是手机，你给张所长打吧。”李力把手机递给张彬，见他不接，只是傻楞在那里，转身对其他考察组员说：“走，咱们到下一个村看看。”

张彬瞬间感觉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浑身无力，一阵眩晕后身子晃了晃，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李力吓了一跳，忙蹲下身子问：“老张，你没有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其他人也忙围上来，副书记老李一个劲的劝：“张书记别急别急，以后还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

张彬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等眩晕略微减轻了些，才让老李把自己拉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我没有事，刚才一时急火攻心，现在好多了。”

“没有事那我走了，老张，你呀，啥都好，就是太要强。”

李力见张彬无大碍，也就放下了心，劝他多保重身体。

张彬苦笑地冲李力努努嘴，心里万分不甘的摆摆手：“那就不耽误你工作啦。”说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李力等人的背影，竟眼眶猛地一酸，进了沙子一样硌眼，忍不住用手擦了一下又一下。

“李主任，等一下！”张彬身旁的副书记老李这时候突然冲远去的考察组高喊了一声。吓了张彬一跳，已经离去的李力也听到了喊声，止住了脚步回过头来。

“李主任，我们还有地，还有一块荒地想麻烦你去看看。”老李看了一眼张彬，朝李力等人追了过去。张彬楞了一下，对其他干部一挥手，也追了过去。

确切的说，副书记老李提供的地并不理想，是他庄后的一片树林子，原本是村民的老宅基，因为改革开放后都喜欢靠路边建房，图个交通方便，便逐渐荒废了。荒地上坑洼不平，密密麻麻的栽满了树木和野蒺藜，中间还有几道沟需要填平，但确实不属于可耕地，面积也基本符合建设光伏发电的要求。李力在向镇土管所长查证后，勉强同意了作为一个候选点。

“可以啊老李。”送走李力等人后，天色已晚。夕阳下的村庄像是涂了一层闪亮金漆，安静而祥和。张彬很高兴，对副书记老李说：“你别说，关键时刻还真顶了上去，等光伏发电建成了，我给你记首功。”

“算了吧，张书记，我不是看你都急晕过去了，这才口不

择言一时冲动。以后这租地，伐树，填沟的事多着呢。”老李有些后悔，对张彬说的啥首功不首功跟本没有半点喜悦。

“以后的困难以后再想办法克服，车到山前必有路。”张彬安慰老李，又很有兴致的补充：“我说老李，这光伏要建成了，给咱村产生效益了，以后你就可以自豪的说‘这光伏是我在任时建设的’，你想想该是多有面子的一件事。”

“别净拿好话唬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还难说呢。这项目要建成，我看难，不死也得脱层皮。”

“看你说的老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就真不想在咱村发展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张彬仍然继续开着玩笑。

“两位领导可能扯的有点远了，”身后的马小掌提醒张彬：“这只是算一个候选点，谁知道能不能定到咱这村？我咋感觉李主任好像在敷衍咱啊。”

张彬摇了摇头，对马小掌说：“不会吧？”

“咋不会，几个村都在争着呢，是不是李主任见你着急，先稳住你也不好说。”马小掌进一步提醒张彬：“就你那老同学你还不了解，本来就不想让咱参与，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就否决了。”

“小掌，经你这一说我还真不放心了。”张彬想想停了下脚步，问马小掌“你说咋办？”

“我哪知道咋办，你是书记你看着办。”

“你这孩子，又没大没小的。”

“张书记，弄成弄不成无所谓，反正我们尽心了。依我说，弄不成才好呢。”老李说。

“那不成，煮熟的鸭子不能再飞了。”

“咱现在只能算把鸭子赶上了岸，离进锅还早呢。”马小掌纠正张彬的话。

“我说煮熟了就煮熟了。小掌，你咋竟爱跟我抬杠，这事我想办法。”张彬瞪了马小掌一眼，拉起副书记老李的手对大家说：“走，一起喝两杯去，先提前祝庆祝。”

四

淮北乡村夏季的早晨特别的美，晨雾让刘湾整个村子都变得影影绰绰。太阳升起后，树叶上晶莹露珠闪闪发亮，人行在乡村小道上如云雾中穿行，诗意盎然。

马小掌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运动服在乡村路上晨练。也和往常一样，在他小跑了一阵后，不出意外的遇见了同样晨练的玉凤。也是一身的运动服，头发随便的扎了个马尾辫子，跑起来一晃一晃的像只跳跃的兔子，显得清秀而干练。两人路口相遇，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又各自跑开，一会儿，又相逢在了同一个地方。

“小掌，昨天在河坝上，张书记差点急出高血压病来，可真把我吓坏了。”玉凤把手里的毛巾递给马小掌，让他擦把脸说，“我也是。”马小掌边擦脸边回答玉凤的话：“想想我也后怕。”

“你说，这光伏发电咱们能不能弄成？唉，我真怕到时候弄不成。”两人并排走着，玉凤有些担心的问马小掌。

“不知道，反正我是尽心了。这样看来，张书记肯定也会全力以赴的。可看着你爸和李书记、王会计那得过且过的样儿，心里就没有底。”

“你别老说我爸，他们以前也努力过。听我爸说，挖河那会儿，我爸和李书记、王会计他们在工地上几天几夜不合眼，硬是靠一双手打通了咱村到泉河的排水口，解决了多年内涝问题。只是现在老了，思想上有点保守。”玉凤见马小掌说自己的父亲，有些不高兴了，撅起嘴来。

马小掌见玉凤不高兴，笑了笑，走上前去轻轻的揽住玉凤的腰：“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我是尽心了”

“你尽啥心，充其量也就是个小跟班，都是张书记在那忙。”玉凤见马小掌一再的表白自己，一脸问心无愧的样子，一脚踢飞了脚下的土坷垃，不满的说。

“我说了你可别跟我急，”马小掌欲言又止，看着玉凤想了想说。

“说吧，又憋了什么坏？”玉凤头也不抬的问。

“其实吧，其实吧，”马小掌想起张彬在大坝上犯高血压摔倒的事，有些迟疑，最终还是对玉凤说了实话：“其实我跟你还有张书记说这次光伏建在那个村，那个村贫困户就全覆盖的事，是一条假消息。”

玉凤听后挣脱了马小掌，跳了起来：“什么？没有这回事？”

马小掌点头，“我自己编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可知道你这样做，差点让张书记急出病，他可全指望这光伏发电脱贫呢。”

“我知道。”马小掌见玉凤生气，走上前想去抓玉凤的手，被玉凤挣脱，有点尴尬的继续说：“你看看咱村现在这个样子，干啥干不成，整天混日子，跟一潭死水一样，我就想激活它，我要不这样说，张书记能恁上心？他不上心，能逼着你爸他们干？”

“那你也不能欺骗他们啊！”

“我这不是欺骗，是善意的谎言，懂不？这是善意的谎言。”马小掌辩解：“或许通过这件事，我们村会出现另一种局面也说不定。”

“强词夺理。”玉凤挖了马小掌一眼，气呼呼的转身就走。走几步又停了下来，恶狠狠的对马小掌说：“马小掌，你就是个大坏蛋！”

望着玉凤消失的背影，马小掌笑了起来，是那种得意的笑，又露出两颗好看的虎牙，他冲着玉凤离去的地方喊：“替我保密啊！”然后放声唱了起来：

姐姐门前一棵桑，

手搬桑枝望情郎。

娘问姐姐望什么？

我望桑枝几颗桑，
差点说出了望情郎

.....

五

张彬到镇扶贫办李力家里的时候，李力正在和媳妇媛媛吃晚饭。见张彬进来，李力才扒拉到嘴里的一大口面条停在了嗓子眼，差点噎着。媳妇媛媛赶紧站起来让座说：“彬哥来了，吃没有吃？没有吃我去街上买俩菜，你和李力喝两杯。”

“说实话弟妹，来的匆忙还真没有吃呢。”张彬没有客气，一屁股坐在李力对面，把手里拎着的方便袋子放下。掏出来是两瓶本地普通的醉三秋酒，酒谈不上多好，也就百十块钱一瓶，却包装发黄，一看就知道有些年头了。

见张彬拿着酒跑来，李力先是楞了下，想想便明白了几分，冲媳妇媛媛摆了摆手，催促道：“还不快去，随便买几个菜我陪老同学喝两杯。”

等媳妇走后，李力便从厨房里拿出两个茶杯来。打开一瓶酒，可着劲的倒满，每杯足足的有四两多。李力盯着两杯发黄的酒看了一会儿，像是把玩一件艺术品。许久才把其中的一杯给张彬端了过去，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轻轻的和张彬碰了下杯，也不讲话，仰头一饮而尽。喝完，呛的直咳嗽，赶紧又扒拉了几口面条才压住胃里翻滚的酒劲。

张彬也不说话，同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喝完还把茶杯口倒了过来，让李力看看，示意自己也喝齐了。然后换成张彬倒酒了，同样是一人一杯，张彬和李力一样，先是眯着眼睛盯着酒看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杯和李力虚碰了下，一样不说话，率先一饮而尽，喝完用手抹了下嘴唇上的酒滴，看着李力喝完，又开始了接着倒酒，被李力一把拦着了。

“不喝了。”

“为啥？”

“喝不下去了。”李力攥住张彬的手，又说：“我知道你来的意思。”

“知道就好。老同学，我这人你也是知道的，从不求人，这次算我替我们刘湾的乡亲求你了。”

“都跟你讲多少次了，这次光伏发电放到哪里都不耽误贫困户收益，你咋就不听。”

“不是不听。”张彬喝的红彤彤的脸上不经意间笑了下，“就想请老同学给刘湾一个机会。”说完想继续倒酒，又被李力拦住了。

李力说：“好吧，既然你今天连这酒都拿出来了，我答应光伏发电项目就落在刘湾，只是到时候你别后悔就行。”

“行，还是那句话，如果光伏发电项目落到我们那儿，头拱地我也把他建好。”张彬见李力答应下来，一颗悬着的心装进了肚子里，重新坐好，举起自己的酒杯，说了句谢谢老同学，

说完一饮而尽。

张彬今天带去的两瓶酒有故事。上大学那会，张彬和李力因为来自同一个县，又是同班同学，住一个寝室，所以关系特别的好。大四那年寒假结束，张彬从家里带了两瓶醉三秋酒藏在了柜子里。他们那届有一个留校的名额，传言张彬是候选人之一。张彬家在农村，好不容易弄到了两瓶酒准备送给辅导老师拉近一下感情，不想酒被李力发现了。当时正愁和朋友出去聚会没有酒，就拿去给喝了，导致张彬最终也没有送成，自然也没有留成校。虽然张彬留校与否和那两瓶酒关系并不大，知道缘由后李力还是内疚了好长时间，埋怨自己一时馋嘴耽误了好兄弟的大事。事后李力专门买了两瓶酒还给了张彬，被张彬一直珍藏到了现在，所以当张彬拿出酒来的时候，李力便明白了这次光伏发电在张彬心中的位置。

从李力家出来，风一迎，张彬就站不稳了，被等在路边的马小掌一把扶住，埋怨道：“这才去了一会儿功夫，咋喝恁些。”

“嘿嘿，嘿嘿，告诉你小掌，光伏发电的事，办成了。”张彬任凭马小掌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边走边说：“小掌，小掌赶紧擂鼓聚将，通知他们开会，咱们再商量商量下一步的工作。”

“还是第一次见喝恁快的酒呢，前后也不到十分钟啊。”马小掌嘟囔着“都喝成这样了还开啥会，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家去吧。”

六

第二天，张彬去刘湾村的时候，心情是愉快的。甚至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嘴里哼着的小曲还停不下来。张彬走进屋里，见副书记老李、委员老刘、会计老王还有马小掌正等着他呢。这也是他提前让马小掌通知的，定下来今天开会，重点研究光伏发电的前期准备工作。见了大家，他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说让大家久等了，昨天酒喝的有点多，最主要是喝的有点急，不知道咋的一下子就醉了。说完望着马小掌笑了笑，接着说：“小掌已经告诉大家了吧，光伏发电的事定下来了，就搁在咱们村，今天议一议准备工作。”

老李等他说完坐下来，有些不相信的问：“张书记，真放在咱们村吗？”张彬点头：“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咱开门见山。要建光伏发电，第一步就是解决用地问题，用地分租赁和征用两种，咱村里没有钱，征地肯定行不通，这就剩下最后一条路，租赁，大家看看一年多少钱合适。”

“张书记，你别看现在那些地都是荒宅子，杂草到腰深，真要租过来他们未必愿意，特别是租金方面，没有个合适的价格根本行不通。”委员老王先是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听说租地，涉及到自己庄的事，立马有了精神，坐直了对张彬说。

“不知道为啥，现在我一遇到涉及和群众打交道的事儿就头疼，一个比一个不讲理。”副书记老李有些作难的说，对即将

面临的事很不情愿。张彬没有搭老李的话，而是问委员老刘：“你说租地一亩多少钱合适。”

“咋着也得一千二一亩。”老刘回答。

“一千二一亩？成块的耕地一年不才一千吗？”马小掌听后惊得笔都掉在地上，忍不住插话。老刘脸一红，分辩道：“你小孩子知道个啥，越是零散的地越难丈量。”张彬摆手让马小掌不要插话，对老刘说：“你继续说。”

“定了租地价格，就是丈量土地。按照规矩，丈量土地要求两家都到场，找出界限，丈量按老规矩是路到中间河到底。”

张彬点头，认真的记下来，对老刘诚恳的说：“一千二确实有点多，因为没有这个先例，你看一亩地一千如何？镇里征地都是这个价。”老刘就点点头。文书老王这时插话了，他有些为难的望着张彬：“张书记，租地的钱从哪里来？三十亩地得三四万，还有平整荒地，没有十多万怎么也完不成啊。可咱账上你是知道的，”说完一摊手：“没有钱。”

账上没有钱张彬是知道的，也提前想好了办法，所以对老王的话并不意外，安慰他说：“钱的事我早就想好了，可以向镇政府先借，反正等光伏发电建成盈利了再还就是。”见大家都不再有异议，便在会上进行了分工，由副书记老李、委员老刘、文书老王、马小掌负责做群众的工作，统计涉及到的农户；由张彬负责筹钱。

“成败在此一举，拜托诸位了。”望着自己面前的这几位干

将，张彬有些悲壮的一拱手，转身返回镇里筹钱去了。

等张彬走后，委员老刘看着副书记老李问：“李书记，你看这事能办成吗？”

老李咧咧嘴，似笑非笑的望了望同样走远的马小掌背影，不置可否的说一句：“唉，由着他瞎折腾吧，只是钱没有到账以前，咱们可别真跟群众讲租地的事。”见老刘不解的看自己，副书记老李继续说：“他干两年后拍屁股走人了，咱可得一辈子在这呆着，没有把握的事千万不能干，省的让群众背后捣咱的脊梁骨。”

旁边文书老王听后点点头，想想又说：“其实真能干成了未尝不是件好事。咱们村里的办公费只够交个电费电话费的，现在连买个钢笔本子啥的，我都发愁。”

“哼，干成了是好事，干不成呢？咱村来过多少干部了，最后还不都是见势不妙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让咱们擦屁股。比如上次县里的来的小赵，非办什么厂，到走也没有办成，还给村里拉下了两万块钱的亏空。”副书记老李提起往事，就愤愤不平。

“好像这个小张书记和以前的干部不一样啊。”老刘对老李说，“起码能吃苦，肯干事。就说上次为了光伏发电选址，都急的高血压犯了，你说他图个啥。”

“也是啊，我也看不透他”老李摇摇头，撇下老刘老王，独自一人背着手走了。

七

张彬还没有走到镇政府，半路上就接到了扶贫办主任李力的电话。李力问张彬在哪儿呢，张彬说正准备找你呢。李力说：“正好，我也正找你呢，县光伏发电的施工人员明天到你村实地勘测，你们一定接待好，其实对于选在那个村，他们的意见才是最终意见。”张彬就问：“咋着才算接待好？是喝好还是吃好？”

李力就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这小子咋每次说话都带着刺，我说接待好就是要热情，多套套近乎增加些印象分，现在中央八项规定那么严，下乡的同志一律不在村里吃饭，你就是想大鱼大肉的贿赂他们，也没有那个机会。”

张彬就说遵命，明天来了一定把他们当爷供着。同时张彬把租地建设光伏需要借钱的事跟李力讲了一遍，恳请老同学给想想办法。李力说这事好办，跟镇长说说应该问题不大，反正以后光伏发电挣了钱，再还就是。

挂了李力的电话，张彬连忙给马小掌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手机那头马小掌有些期期艾艾，再三追问下，才说和玉凤去县城了。张彬说：“你们赶紧过来吧，明天县里要来查看咱们的选址，并且最终给出意见，咱们胜败在此一举啦。”手机那头马小掌就显得有些不满，说：“张书记，咱咋每次都到了成败在此一举的时候？上次找荒地是，去你老同学家运作是，现在又是。”

张彬就吼：“马小掌你墨迹个啥，限你半个小时出现在我办公室里。”想了想又说：“让玉凤也来，可以商量着咋接待，端茶倒水的女同志方便。”挂完电话恨恨的道：“这小子，现在越来越没有个正形了。”

马小掌和玉凤从县城赶到村里的时候，天已傍晚，夕阳的余晖像着了火，烧红了半边天。张彬见了他俩，把扶贫办主任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书记你有什么想法？”马小掌听后问。

“我意思见了人家总得热情些吧，准备些茶水，瓜子什么的，主要是让人家感觉到咱的诚意，和咱需要这个项目的决心。”

“那明天我们热情些不就行啦，就这事还巴巴的催我俩赶回来？”马小掌望了下玉凤，有些不满的嘟囔一句：“害的我俩电影都没有看完。”

“电影啥时候不能看？光伏的事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我说你这小子咋分不清个轻重缓急？到底是光伏的事重要还是看电影重要？”张彬训马小掌，玉凤在旁边附和，说：“对，马小掌你就是觉悟低，私心重，跟着你我早晚都得吃亏。”

“如果就这事我还真不会叫你们回来，我在想明天接待咱们是不是创新创新？弄些别的村没有的场面。”张彬看了下玉凤，笑了下，接着按自己的思路对马小掌和玉凤说。

这次马小掌没有再接话，低眉顺眼跟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坐的端端正正的听张彬说。

“我意思把那块荒地装扮一下，挂满宣传条幅，插上彩旗，让人一看就来精神，受感染。”

“彩旗好办，村小学就有，只是条幅挂几条，都挂那些内容？”马小掌问张彬。其实马小掌对张彬的这个主意并不是很赞同，感觉有些太过于形式主义，可他见玉凤一脸的兴致勃勃的表情，没有说出来，极力做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内容除了欢迎县勘测组外，其他内容就交给你去想，确保明天那片荒地变成节日的海洋。”张彬对马小掌说。玉凤就问：“那我能干啥？。”

“你就负责穿的漂漂亮亮的陪着勘测组。”张彬笑着对玉凤说：“当我的秘书，随时听候调遣。”

“书记，我不同意，”马小掌抗议：“你这是准备要使美人计，别光伏没有弄成，再把玉凤给搭进去了。”

“我愿意。”玉凤瞪了马小掌一眼，不依不饶的问：“你意思如果光伏发电弄成，我就可以搭进去了？”

张彬看着一脸委屈的马小掌，开心的笑起来。

八

镇扶贫办主任李力带着县光伏发电建设勘测人员来到刘湾村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太阳虽没有三伏天那样毒辣，却让经历了三伏酷暑的人们失去了抵抗力。特别是临近中午，扑面而来的热浪一点也不比暑天差，离开了车里的空调，几个人站在刘湾那片荒地边，不一会儿便冒出了一身的汗。

满脸是汗他们也顾不得擦，被眼前从没有看到的一切弄得有点发蒙。荒地的周围挂满了彩旗和横幅，有的写着欢迎县光伏发电建设的同志到刘湾指导，有的写着向关心支持刘湾村脱贫事业的领导致敬。甚至有的还写着“刘湾要脱贫光伏是关键，光伏是个宝，脱贫有指靠”等半土半洋的话。

“这个张彬搞得哪一出啊？”李力在心里嘀咕着，正楞着神，一阵锣鼓声响起，张彬带着村干部和一帮群众不知道从哪儿一下子冒了出来，边走边吹吹打打。

李力赶紧快走几步迎了上去，让敲锣打鼓的人停下来。对张彬说：“你看看你，这不逢年不过节的，你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张彬忙和他握手，又有些夸张的和县里来的人热情握手，嘴里一连说着领导辛苦了，欢迎欢迎。弄得众人有些不知所措。逐人打过招呼后，这才回答李力的话，小声的说：“我这不是遵照你的指示，热情接待各位领导吗？”李力捶了他一拳：“我让你热情些，让你整这些花里花俏的幺蛾子了吗？”

张彬听后也不分辩，一招手，玉凤和马小掌一前一后抬着一大箱子冰红茶走了过来，玉凤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披肩的长发瀑布般的垂到腰际，像一朵云彩飘到众人面前，每人递过去一瓶冰镇过的红茶，这对满头是汗的众人无疑是最好的东西，就连李力一口气喝了半瓶后，原本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冲玉凤说了句谢谢。然后，他对同来的县勘测人员说：“就是这

块土，你们看看可合适？”

在整个勘测过程中，玉凤很是卖力，一会儿给这个递毛巾，一会儿给那个拿冰红茶。马小掌跟着后面，很不情愿的打着下手，搬着箱子。

很快荒地就勘测完了。

“张工，这块地建光伏发电可合适？”等众人忙完了勘测，趁洗手的功夫，李力问带队的张工程师，身后是张彬，也眼巴巴的望着张工。

“说实话，不是很理想。”张工来自南方，普通话不是很标准，边洗脸边说。玉凤见他洗完脸，很有眼色的赶紧递上一条干净的毛巾，张工冲玉凤说了句谢谢，接着对李力说：“首先是面积有点不够，刚才测量了下，也就二十七亩。”张彬赶紧说：“地不是问题，往南还可以延伸。”

“再往南就是群众的楼房，成本太高。况且也遮挡阳光，影响发电。”张工摇摇头，对张彬表示可以往南延伸的想法毫不犹豫的否决了。见张彬脸色很难看，李力问：“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办法倒是有，就是在设计上我们下些功夫，尽可能的安排合理些，这虽然很难，但我相信能做到。”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彬原本沉下去的心又升了上去，有些激动的一把抓住张工的手说。张工却抽掉被握住的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周围树木必须全部砍伐掉，还有

整平土地，市里要求下个月中旬必须并网发电，时间上有点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我们现在就动手砍伐，不还有一个多月的吗？”这次是玉凤问，连马小掌也张了张嘴。张工还是摇头，说：“安装加上后期调试就需要二十五天，留给你们伐树平整土地的时间只有五天，你们看这坑坑洼洼的地，这么多树木，能来的及吗？”

“能！”张彬回答，玉凤和马小掌也坚定的说一定能。玉凤看着一旁不说话的老李、老刘、老王，着急的对老刘喊：“爸，你们咋不表态说话啊！”

“听专家的。”老刘冲女儿道，玉凤气的一跺脚。

“虽然只有五天，我看他们能完成，要不张工，你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吧？”李力也加入了张彬劝说的队伍，和张工商量。

“我就不明白了？李庄那地方多好，原本是废弃的砖窑厂，直接就能施工，为啥非得在这儿建？”见李力也帮助说话，张工不解的问李力。

“因为我们村需要它啊，全村就靠它脱贫呢。”张彬恳求的说：“张工，你也看到了，我们村基础差，底子薄，连个像样的企业都没有。这个光伏发电项目，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明天。”张彬说着，让张工看村里那些低矮的房屋。“张工，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们刘湾这次机会。”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的苦。那好吧，光伏发电

建设就定在这里啦。”张工似乎受到了感染，点了点头：“不过咱丑话得说在前面，五天之内我们来验收土地，如果不能按时完成，误了工期可别怪我不留情面。”

“行，我保证五天内完成。”张彬大声回答。

勘测组临上车前，李力把张彬拉到一旁：“这回你小子咋感谢我。”

张彬递给李力一瓶绿茶说：“上你的车吧。”

勘测组回到县城宾馆驻地，一个年轻人问张工：“张工，刘湾那块地明明是几个村建设条件最差的，您咋就稀里糊涂同意建在那儿了？”

“因为那些条幅，还有他们脸上表露出的渴望。”张工解释：

“咱们去过那么多村勘测，有挂那么多条幅的吗？你可能认为那是瞎胡搞，可那可代表着他们村里决心啊，对脱贫的决心，对致富的渴望。”

九

尘埃落定，皆大欢喜。在刘湾第一书记办公室兼卧室兼会议室，张彬高兴的合不拢嘴，脑子里一直冒出这两个词来。对副书记老李、委员老刘和会计老王还有马小掌一个劲儿的发烟。副书记老李、委员老刘和会计老王却没有显示出一点高兴的意思，特别是老李、老刘，仍然牙疼似的吸溜着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你们怎么、怎么都不说话？这么大的喜事不见咋高兴

啊？”张彬发现老李、老刘坐着跟木桩子似的，这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和他一样的心情。

“张书记，高兴不起来。”老李见张彬问，接了句。老刘挪了挪屁股下的板凳，想说点啥，最后却啥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的抽烟。

“为啥？”张彬问。

“为啥！”老李说：“就给了五天时间，别说平整地，就连伐树的时间都不够。”

想起只有五天时间，张彬脑子一下子清醒了不少，对老李说：“就是，这时间是够紧的。”又说：“昨天不是让你们做群众思想工作了吗，做的咋样了？”

“还没有做呢。”老刘老实的回答。张彬问为啥？

“还不是钱，没有钱咋跟群众说。”老李代替老刘回答。

“我不是说了吗，我去镇里借。”张彬有些生气的把茶杯往桌子上一顿，“咱们不能啥事都等到有了十分把握才去干吧。”

“问题是你借的钱呢？”老李一点也不示弱，反问道。

“是不是钱一到位就干？”张彬盯着老李的脸问，老李不说话，把头扭在了一边。

“那好，我今天就把钱给你拿过来。”张彬说，说完就往外走，正好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穿的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他对张彬说了句咋走路也不看着点前面，就对屋

里所有人说：“是不是咱们那荒地要租赁建光伏发电厂了。我可说好，我那一亩，多少钱都不租。”

“为啥不租？”别人都不吭声，张彬在气头上问。

“说不租就不租，你管的着吗？”那人瞧都不瞧他。张彬本就窝一肚子火，这下彻底地爆发了，冲那人吼一声：“给我滚出去。”

“吆喝，这是想动手啊”那人撸了下袖子，上来就想动手，却被马小掌抱住了，马小掌死死的抱住那人的腰，连声喊：“胖子，别动手，这是咱们张书记。”

那被叫做胖子的人听马小掌说是书记，倒没有再耍横，最后挣脱了马小掌，狠狠地瞪了张彬和马小掌一眼走了。

这时副书记老李才走到张彬面前，说张书记你别跟这个人计较，才从牢里出来，在咱村横惯了。

张彬没有搭理老李，转身骑上电瓶车走了。

也就个把小时的时间，张彬就拎着满满一提包钱回到了村里，他把提包重重的往会议桌上一放，说：“这是十万，够不够？”

村干部们面面相觑，都盯着那装满钱的皮包不说话，张彬把钱交给会计老王，接着明确了分工，让干部们分头连夜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次不再分组，统一由张彬带着，对涉及到的群众挨家挨户的做思想工作，到夜里十一点，才算全部跑了一遍。

回到住处，张彬躺在床上累的浑身酸痛，连重新坐起来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困得要命却怎么也睡不着，白天发生的一

切，像放电影一样反复的出现着一幕幕场景。

十

和张彬事先想的不一样，起码和老李、老刘他们说的不一样。群众的思想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除了那个叫胖子的没有见到人外，其他的群众对于他们的到来都很热情，又是拿烟又是倒茶，提起建光伏发电用地的事，也都表示支持，一圈走访下来，张彬原本准备的好多词语基本上都没有用上，这让张彬很感动，从每户群众家走出来告别时张彬都主动的握手，一再的表示感谢。得到的都是一句：“张书记，你客气个啥，你不也是想着为我们村好嘛。”

“我们的群众都是好群众啊！”做群众工作的路上，张彬对马小掌大声感叹，他身后的副书记老李、委员老刘、文书老王没有听到似的只顾低头走路，几支手电筒在黑夜里如几把利剑，把漆黑的夜空刺的支离破碎。

第二天，尽管张彬一夜没有睡好，还是起了个大早，他正刷牙，马小掌就走了进来，见他眼圈发黑，眼睛的充满血丝，很关切的询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张彬说光伏建设到了关键时刻，我能睡好吗。又问：“你这么早就跑来，可是又出什么事了。”

“没有。”马小掌摇头，却提起昨天的事：“我想给你介绍介绍胖子的情况，他不同意这事还真不好办。”

胖子大名叫马勇，因为从小长得胖，即使长大瘦了下来大家依然都叫他胖子。胖子从小就爱打架，是学校的刺儿头，勉

强初中毕业便踏入了社会，依然东游西荡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打架斗殴。小时候因为家里就他一个独苗，老实巴交的父母整天宠着不舍得管。等到长大，再想管已经晚了。后来胖子在一次打群架中失手伤了人，家里为了赔偿人家减轻罪行花光了所有积蓄，最终胖子还是被判了三年。三年后胖子出狱，爹娘因为气急攻心相继去世，孤身一人的胖子更加有恃无恐。因此，他也成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常客。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胖子第一次从监狱出来后，村里人就都有些怕他，也就是马小掌是他堂弟，还是个大学生的，胖子平时多少给了点面子。

“这样的人最难办。”马小掌说：“要是为了钱，咱可以多给点，要是为了地，咱也可以给他调一块来。”

“那就没有办法了？”张彬陷入了深思，停了一会儿又问马小掌：“那他为什么不让咱们建成光伏发电，这不是好事吗？”

“啥也不为，凡是村里的事他都反对，据说胖子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父母曾求过村里让开个证明讲讲情，结果村里没有给开，从此他就恨上了村里所有的人。具体李书记他们可能知道，那时候我还小。”马小掌见张彬为难，也哭丧着脸。这时玉凤跑过来，穿着晨练的衣服，对马小掌说晨练不见你，我一猜就知道在这里。转身对张彬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了。

张彬想了一会儿，也没有想出啥好办法，对马小掌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啥也不能耽误了工期，咱们到荒地上看看去。”说完带着他俩走出了村部。

张彬带着马小掌、玉凤来到那片荒地上的时候，涉及到的群众也都到了，正和买树的人一起伐树，见了张彬他们，都热情的打招呼。张彬在心里估算了下，照这样的速度，天黑前就能把荒地的树木全部伐完拉走，不耽误明天平整土地的挖掘机进入工地。

“小掌，打电话给老李他们，让他们赶紧来这里。”张彬对马小掌吩咐：“咱们时间紧，得一直盯着。”

马小掌答应一声，打了一通手机，回来两手一摊说：“除了王会计说马上就来，他俩的手机打不通。”旁边的玉凤欲言又止。张彬见了问玉凤：“你爹呢？”玉凤摇摇头说不知道，想了想，又说昨天散会后他跟李伯伯在俺家里嘀咕了很长时间，不知道都嘀咕了些啥。

张彬听后点了点头，并不感到意外，说等王会计来就知道了。说完没有来由的对玉凤说：“玉凤，我看你这丫头做事泼辣，有主见，可比小掌强多了，咋样？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队伍，我推荐你当村干部吧？”玉凤连忙摇头：“我可干不好，况且当村干部有啥好的？整天干些出力不讨好的事，竟挨骂了。”

正说着，会计老王跑了过来，五十多岁的老王吃的有些胖，平时走起路来总慢慢腾腾的，这次跑着过来，肥胖的身躯一扭一扭的有些滑稽。跑到张彬面前早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老王顾不上擦汗，便把两张纸递给了张彬，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张书记，李……李书记和老刘让我交给你的。”

是请假条，张彬看了看，随手又递给了马小掌，淡淡地对老王说：“知道了，两个都病的不轻，那就好好养病吧。”

“这个时候病，不是明显的拆台吗？”马小掌说，看了玉凤一眼，又问张彬：“那和群众签合同的事咋办？”

“还能咋办，咱们干呗。”张彬回答，对老王说：“我准备向镇党委请示，让玉凤当咱村的临时妇女主任，咱们的妇女主任岗位的人选空好久了，也该有人了。你这就写个报告递过去。”说完，也不等老王点头答应，就对玉凤说：“玉凤，不许推脱，这可是临危受命。”玉凤看着张彬，爽快的点了点头。于是张彬便做了分工，由老王带着马小掌、玉凤去和群众签合同，张彬在现场盯着树木砍伐进度。”

傍晚的时候，荒地上的树除了胖子一家，基本上都砍伐完拉走了。不知道为什么，胖子一直没有露面，自然他的树也没有人敢动，望着胖子家几棵树孤零零的矗立荒地上，张彬感觉特别刺眼，就像那几棵树长在了他眼里，隔得他十分难受。他眯起眼睛望着那几棵树很久，陷入了深思。

这时，马小掌、玉凤和老王很快和群众签订完了合同来找张彬，见他盯着远方发愣，马小掌就问：“张书记，和群众的合同都签好了，请示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不等了。”张彬自言自语，对马小掌答非所问，一下子下定了决心，张彬下定决心后反而轻松起来，掏出手机拨通了李力的电话，简单说了下村里情况，请求明天派挖掘机来平整荒地。

“那胖子家的树咋办？胖子知道了肯定跟咱拼命。”玉凤焦急的提醒张彬。张彬摇摇头，对他们三个人说：“你们都站在这里别动，我自己去砍，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张书记，可别去，咱们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其他办法。”文书老王一把拉住张彬，

“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总会有办法的。”马小掌和玉凤也慌忙拉住张彬。

张彬不为所动，挣脱了他仨，发疯似的跑到树前，拿起斧头就砍起来。砍了一会，张彬不经意间抬了下头，发现马小掌、玉凤、文书老王还有几个村民正站他周围，人人拿着伐树的工具正奋力砍伐着胖子家的树木。

“不是不让你们来吗？”张彬对马小掌他们吼道，“快回去，都快回去。”

“大家的事就得大家一起干。”马小掌回答。玉凤和老王也同样说。

“我是书记，我为这件事负责，你们都给我走。”张彬冲他们吼。

“不，我们跟你一起干。”马小掌他们边砍树边回答。

“你们这是何苦呢？”

“我们愿意。”

也正在这个时候，胖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手里拿了把铁锹，气势汹汹的朝这里跑来。张彬放下手里的斧头，毅然的

迎了上去，夕阳把他的身影拉的很长很长.....

后记

一个月后，刘湾光伏电站建设如期完成。并网发电那天，刘湾村的群众敲锣打鼓比过年还要喜庆。欢庆的队伍里，却少了张彬的身影。

病房里，张彬胳膊打着绷带正在有滋有味的吃着香蕉。李力和马小掌、玉凤他们推门走了进来，玉凤抱着一束鲜花，马小掌走在后面提着两箱牛奶。

玉凤把鲜花递过去说：“鲜花送英雄，张书记，你现在可是我和小掌心目中的大英雄。”

“光伏发电这么样了？”张彬关切问。

“建好了，这不，今天并网发电仪式结束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老同学，早点好起来吧，刘湾的群众还需要你带领着脱贫致富呢。”李力边说边把一个提包放到他面前，“给你，这是你垫的十万块钱，镇长说了财政再困难也不能让你自己垫钱。”

这时，玉凤推了马小掌一把，马小掌有些不好意思的走到张彬面前说：“张书记，对不起当初我骗了你，其实光伏电站建成了也不能光紧着本村贫困户。”

“我知道。”张彬摆摆手，毫不奇怪的说：“小掌，我承认一开始我确实为你说的动心，后来我也就想通了，光伏发电只

是脱贫工程中的一个项目，哪有一劳永逸的事。关键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去摘掉贫困的帽子。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树立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张书记，我的任职文件批下来了。”玉凤对张彬说。见张彬点头又说：“我爹和李伯伯的退休报告镇里已经批准了。”张彬听后叹了口气，却没有再说什么。

大家沉默了一会，张彬又问“对了，胖子现在怎么样？”

“出去打工了。”马小掌回答：“那天他打伤你后李主任带着人就赶了过去，后来你说情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虽然嘴上依然强硬，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真的害怕了，拘留所出来后就去打工去了，临走前还专门去了趟我家，托我向你道歉。”

几年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来到刘湾村，已经回到县总工会上班的张彬看着面貌一新的刘湾村让妻子把车停了下来，一会儿又轻轻的对妻子说：“走吧。”

作者简介

安徽省临泉县文联：汤其光

联系电话：13855824138

作者简介：汤其光，70后，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阜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临泉县文联副主席。有多篇小说发表。出版有小说集《嗓子》、《牛庄往事》、《一声叹息》。

回 家

随着铃声响起，显示是母亲的来电。接起来也无非是一些叮嘱和关心之类的聊天，只是在快要挂断电话的时候，母亲问起了暑假的打算，并再三嘱咐道：如果要回去，一定要把小孙女带回来。

挂断母亲的电话后，就听见妻子在身边开始唠叨了：“回去，回去，说的倒轻松。每年到这个时候就问。小孩那么小，坐车又不方便。怎么回去啊？而且老家又那么热，又没有什么地方好玩，姐姐怎么能适应啊？你刚才就不应该答应妈。”妻子表达出了不满。

“老婆啊，不是我说你，你是这几年没有回去，你不知道。老家的变化真的很大，根本不像我们结婚时那会的样子。现在的老家，真的和城里没有任何差别了。”见妻子一脸的疑问，我继续开口说道。“你说咱俩结婚都快十年了，你都多少年没有回去过了。你的记忆里还是那会的老家，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每逢下雨天都不敢出门，因为怕路滑容易摔倒。村里面房子乱盖，垃圾乱扔，苍蝇乱飞，鸡鸭牛羊乱跑。集镇上除了小商店能买到些日常用品外，就没有大一点的超市和商场，有钱也没地方花对吧？”

“难道不是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俩当时结婚时的情形。想拍个像样的婚纱照还得跑的县里，说好的办婚礼，却找

不到婚庆公司。最后还是咱村的老校长给主持个拜天地仪式就算完了，想起这些我心里都还有气呢！”妻子也陷入了回忆，对当时的婚礼仍抱有怨言。

“我承认这件事确实办的不好，给你留下了遗憾。但是当时的条件就那样！现在可不一样了，就说我这几年回家看到的变化吧，首先就是村里的路通了。现在都是水泥路，想在走泥巴路都找不到了。路通了，路灯也亮了。村里建了文化广场，配备了健身器材。人都喜欢去那里活动活动身体，跳跳广场舞。现在的房子都是按照规划来盖，不仅看着整齐了，而且还统一修通了下水道。现在走在村里，就像是逛街一样，村里新开了两家新农村超市，日用品都不用上集镇上去买了。还有棋牌室，没事的时候大伙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什么的。”

“真的假的？老家现在变化真的这么大？”妻子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我骗你干嘛？你是没有亲眼看见，就说今年吧，全县都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年初全县统一疏通了河道，加固了河堤，后面还要修上围栏，种上树，栽上花，养上鱼。现在的规划就是建设花园式农村。”

“我还是不信。”

“你咋还不信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现在村里有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想吃鸡鸭鱼蛋肉都不用出村就有了，方便的很。”

“原来是这样啊！那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家乡的变化真的挺大啊！”妻子也忍不住开始赞叹了。

“是啊，现在变化真的很大。你是没见着，现在的房子都像别墅一样，里面的装修也高端大气的很。村里人都有钱了，小汽车也多了。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还堵车呢！”

“那好吧，你给妈打电话。就说今年暑假我们都回去，让家里做好准备吧！”妻子边说边把已经拨出电话的手机递给了我。

“好嘞，我这就和妈说！”随着悦耳的铃声，我的心早已飞到了那个令我朝思暮想的，承载着我太多童年记忆的家中……

作者简介

本 思

榜样的力量

走出莲花镇镇政府的大门，刘三水觉得轻松了许多。直到现在刘三水都没有明白这些天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事情要从十天前的一次会议说起，这是莲花镇上史无前例的一次脱贫攻坚会议，出席会议的不仅有镇里的各位领导还有县里的包点干部，以及各村委会成员和部分群众代表。最重要的是县电视台还派来了摄像记者要对此次会议作大力宣传和报道。

镇领导也对此次会议做了精密的安排和部署，要求全体参会人员都要提前半小时到场，不能迟到缺席，会上要注意听讲。

这天早上，刘三水早早就从家里来到了会场。刘三水作为莲花镇莲花村的村支部书记自然被安排在了前排就座。这是一次热烈的大会，也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始，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结束，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中间无一人离场。领导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

第二天，刘三水就不停地盯着钟表看，生怕错过了县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许久不看电视，刘三水拿起遥控器，竟不知道县电视台怎么调了。

费了一番功夫，刘三水终于得偿所愿，找到了期待已久的画面。

电视中正在转播县领导讲话的视频，可是接下来的画面着实让刘三水惊出了一身冷汗。

刘三水坐在前排正对领导的位置，转播中镜头也多次扫到了刘三水。

画面中刘三水的表现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和谐。

别人都在激烈鼓掌时，刘三水却纹丝不动。只见他斜着身子，脑袋搭在右肩上，双眼紧闭，“若有所思”的样子。

看到这刘三水知道自己摊上事了。

果不其然，很快刘三水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电话里刘三水被训成了孙子，一个劲地解释，一个劲地认怂。

最后，刘三水在战战兢兢中挂断了电话。

刘三水的表现，极大地破坏了这次会议的宣传效果，在群众中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可是，大局当前，莲花镇各大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就莲花村村支书刘三水在脱贫攻坚会上睡觉一事做了说明，大致意思如下：经调查莲花村村支书刘三水同志是在发烧刚打过退烧针的情况下来参加会议的，而刘三水同志之所以会发烧是因为前天夜里刘三水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不忘群众，冒雨去帮贫困户孙大爷收拾羊棚，被大雨淋透导致的。……值此脱贫攻坚之际，希望广大干群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早日带领广大群众脱贫摘帽奔小康。

就这样，刘三水同志一夜之间成了莲花镇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不但免于惩罚还受到了各种表扬。

一时之间，刘三水有种被赶鸭子上圈的感觉。

谁让咱是先进呢，硬着头皮干吧！

刘三水自从被塑造成先进典型后，干劲就更大了，铺路架桥，招商引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莲花村也在刘三水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脱贫摘帽工作。

刘三水的先进事迹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大力宣传。

每一次刘三水走上宣讲台心里都是五味杂陈，不知道要说啥。

有一次，刘三水喝高了，就拍着莲花镇镇长的肩膀说：“还是你小子能，主意就是多，怪不得我们的老丈人那么器重你，啥收拾羊棚？我哪里收拾羊棚啦？我就是

喝醉走错了路，睡到里面，后来被大雨浇醒了。”

“姐夫哥呀，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是太死脑筋。脱贫攻坚是事关百姓利益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能早日让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政府部门也在不断转变工作作风，调整方式方法，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嘛，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莲花镇镇长喃喃地说。

刘三水顷刻间似醍醐灌顶。

作者简介

鲁晨红

李主任扶贫记

题记——扶贫要扶其精神，让其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奋斗的力量。

李主任是大湾乡扶贫办主任，四十多岁，戴着一幅近视镜，略显文弱。

李主任帮扶的是大湾乡河洼村的三个贫困户，其中有一户叫赵二蛋，很让人头疼。赵二蛋3岁时，父亲因车祸走了，5岁时母亲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辛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赵二蛋只好跟着爷奶生活，爷奶可怜苦命的孩子只养不教，还有些溺爱，若是二蛋与别人打架了，他们总是护着自己的孙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二蛋渐渐长大了，也养成了一身坏毛病，等到十八九岁该订婚的年龄，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还常年有病。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无父无母，而又带着两个病身老人的他呢？没有老婆，便没人监管。赵二蛋整日游手好闲，还交了几个麻友，酒友，一有空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几年下来，日子越过越穷。村领导考虑他家有两位久病的老人，给他家报个贫困户。

今天，又是走访的日子，李主任点过名，就骑上电瓶车向赵二蛋家赶去。刚进家门，李主任就看到赵二蛋的爷爷在院里唉声叹气。

“赵大爷，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李主任虚寒问暖道。

“唉，不争气，气死我了”

赵大爷低声说。

“这不昨晚又打了一晚上的牌，刚领的扶贫款又输光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说着赵大爷流下了眼泪！

这已是李主任第二次看到赵大爷流泪了。

第一次是李主任刚接管赵二蛋家。那天，吃过午饭，李主任到赵二蛋家核对贫困户基本信息，刚走到村头，就看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喝得满脸通红，嘴里不干不净，续续叨叨象在发泄心中的不满。从旁人口中李主任知道，这个人叫赵二蛋，正是自己的帮扶对象。李主任走上前去劝他，让他回家休息。谁知这家伙满嘴脏话“你是谁呀？老子的事不让你管，老子想喝就喝……”恰巧，这时走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还拄着个拐杖，走到赵二蛋身旁，拿起拐杖就打“让你喝，让你喝，你咋不喝死呀……”老头边骂，边流下浑浊的泪水。

两次遇见，已让李主任明白，这个贫困家庭想摘掉贫困的帽子，单靠物资的帮助是不行了。

李主任想到了另一种方案。

李主任与老人拉了一会儿家常，走进屋，来到赵二蛋身旁，在他耳边低语一阵。赵二蛋猛得从床上坐起来，

又给李主任让烟。又给李主任到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第二天，他就起个大早，刷好牙，找一件新一点的衣服穿上。随便吃一点饭，就跑到村东头等李主任的到来。大约等了

二十多分钟，李主任来了，赵二蛋骑车跟着李主任一溜烟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第三天，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赵二蛋回到家知道干家务活了，把一个不怎么干净的院子，整理得井然有序。他爷爷，奶奶看到孙子的变化，很高兴也很纳闷，这个李主任给二蛋灌了什么迷魂药呀？让这小子像换个人似的……

半个月过去了，这天赵二蛋很晚才回来，人们惊奇的发现他的电瓶车后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女人的手搂着赵二蛋的腰，二蛋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从此，李主任每月例行走访总能听到赵二蛋的爷爷说“谢谢呀！谢谢李主任”。也总能看到他爷爷的笑容，……

一年后赵二蛋家光荣脱贫了。

作者简介

张守亮

嘴上的火车（中篇小说）

（第三届临泉县原创文学大赛征文——小说投稿）

备注：本人原在临泉县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在姜寨镇搞救灾工作一年多。

故事梗概：小说以明暗两条线，正反两个方面，描述了赵溅的人生历程。从一个嘴上跑车，爱说乱动，游手好闲，沾染不良习气的人转变为一个敢担当有作为的企业家。赵溅因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进过局子，经历过下岗，玩古董、卖肉，到处找工作，处处失利，一度消沉，在生活无助，一片迷茫的情况下，师傅出手相助，他走南闯北，跑生意学经验，成了一名企业家，他致富不忘家乡，不忘贡献，回乡创业，捐资助学，帮困扶贫，日夜守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在送货途中出车祸致残，前妻不计前嫌，悉心照料的动人故事。小说一拨三折，跌宕起伏，耐人寻味，给人留下了回想的空间。

我见过地上的火车，也见过天上的火车，（也就是高架桥上的火车，）就没见过嘴上的火车。赵溅嘴上就能跑火车——题记

—

春节赵溅从云南回来，约我和几个朋友到怡心园小聚，还在火车上电话就打过来了“你干啥来，咋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不想好了。”我迷迷糊糊，揉着惺忪的眼，昨天和局长下乡扶贫，

一天没停步，实在是太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一看是赵溅的电话“在哪？你小子打电话也不捡个时间，中午我有午休的习惯，你不知道，一场好梦都叫你给搅黄了。”“在你楼下。”我左找右转，也没见他个人影。我说赵溅你就是个贱货，花你的财去吧！他接过电话，没完没了，先是批评我，后又胡侃起来，我们几个人到一块没正经，但在大众场合下，还是注意的。赵溅就因为嘴贫，大家不叫他赵溅，叫他贱货。

我和赵溅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我问他，最近还好吧？他说挺好的。公司发展很快，去年赚了几千万，上交税费1千多万。“你小子能耐大，发达了，可别忘了弟兄们。”“那能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晚上到家，叫皮蛋、毛孩，怡心园大酒店，不见不散。”

夜幕降临，县城热热闹闹的景气把整个城市推向了高潮，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声鼎沸，下班的人群像潮水般一拨又一拨地向家涌去，像极了海里的波浪，前挤后涌，霓虹灯闪烁，洒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柔柔的、绵绵的，怡心园大酒店就坐落在城北的泉河小岛上，三面环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优雅，是全县最好的水上宾馆，一般情况不预订都找不到座位，赵溅一大早就把兰花厅订下来了。

赵溅六点下的火车，高铁站离市区很远，到大酒店六点半十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赵溅抱拳赔罪。

“别卖关子了，快点菜吧。”皮蛋说。

皮蛋的老婆说：“就你嘴馋。”

我说：“不是吗？总该让贱货喝口茶”，毛孩随手把刚泡的一杯黄山毛尖端过来。

赵溅把两瓶茅台往桌子上一颤说：“今天就喝这个，让你们喝个够，不醉不归。”

皮蛋说：“上档次了。”

毛孩说：“就这两瓶屁酒，还喝个够，得了吧？”

赵溅没理他说：“来，服务员，点菜。”一位身穿大红旗袍的年轻姑娘飘飘走来，姑娘长的很美，高高的个儿，白润的皮肤，说话甜蜜带笑，给人一种温柔的性感。请先生看单点菜。说着就把菜单放到了餐桌上。

不用了，有啥好吃的，有啥特色菜，都给我上来。

我说你疯了，又没有其他人，就我们几个，喝个闲酒，至于吗？我拿过菜单，自作主张地点了几个可吃的。

菜还没上来，话匣子就开始了，等酒过三巡，他就像不断线的流水，满嘴跑火车，从中国讲到外国，从亚洲讲到欧洲，从普京讲到特朗普，国内国际形势他没有不知，没有不晓的，讲的嘴干舌燥，口沫星子乱飞。

我说，行了，吃菜。我把一块牛肉塞进他嘴里，他一边嚼着，还满口喷粪，谁也插不上一句话。讲到动情处，他哭了。他大放悲声，声泪俱下，在场的人都为他的人生坎坷，而同情、而悲伤、而心痛。

二

赵溅是一名农村孤儿，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在叔叔家长大的，父亲是肉联厂一名工人，没法带他进城，叔叔家孩子又多，缺乏管教，小小年纪就沾上了许多不良恶习，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他把隔壁五婶家的鸡偷到集上卖，换油条包子吃，他用弹弓打猪，打尿罐子，把鸟打的不敢在树上蹲，打了女人的屁股，“妈的个屁，是谁家有屁养，没有尿管的孩子。”他把丑妞打的鼻青脸肿，小伙伴们说，鸡不跟狗斗，人不跟女斗，他打丑妞，不是个爷们。他骑在三嫂家的羊身上，学铁道游击队打马上山，把鞭子打的啪啪响，羊在野地里跑的浑身是汗，累得口吐白沫，跪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三嫂说他长不成。全村人都不看好他，五爷说，凭着这孩子的聪明劲，今后好就好很了，坏也就坏的淌黑水。

他上学不吃劲，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说，不惹男的，就遭女的。“赵溅，站起来，不听，你给我出去。”老师给了他面子，没有赶他出去，老师在黑板上写，他就自个的坐下了。

“赵溅谁让你坐下的。”

“刚才不是你说坐下吧？”全场哄堂大笑。

他就是这么一个幽默有趣的小爬虫，同学们又给他起名“绿头苍蝇”沾不得，打不掉。老师真的拿他没有办法。

赵溅有赵溅的优势，他聪明过人，不学自通。一次语文课，

老师声情并茂地在台上讲，他在台下呼呼地睡大觉，鼾声压住了老师的讲课声，

“赵溅，你给我出去。”我推了推他。他打着哈欠：“干啥？”

“赵溅，我刚才讲的是啥？”老师问。

“你讲的是毛主席诗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又讲了高尔基的海燕。”

“神了。”老师和大家都投去惊讶的眼光。

“坐下吧！学习不能光凭耍小聪明。”

赵溅伸了一下舌头，不安的坐下了。老师在发作业本的时候，发现他一个字都没写，很恼火。要求他一个字写五行，写不完作业，不准回家。

下课休息，他一个指头绑一只圆珠笔，一下就五行，不到15分钟就写完了。中午放学照回不误，大家都说他是神笔马良。

“来了，香酥烤鸭。”服务小姐放下盘子说：“这是怡心园的特色菜，请品尝。”

皮蛋拿着塑料手套把整鸭撕开。把一只大腿给了毛孩，“你最需要大补，油水被小姐刮光了。”毛孩没有反驳，只是拍打了他两下。

“都别愣着。”赵溅把一个鸭翅膀夹给我。“我的大记者最辛苦。”席间热闹非凡。推杯换盏，赵溅的话就更多了，像小溪流水，没完没了。

我不想听他嘴上跑火车，走出热气腾腾的包间，来到一只

小船上，泉河的水面上已经结冰，停靠的船舶很多，船上飘来音乐声，是从电视里传来的。船与船之间搭着跳板，方便他们之间的联系。岸上灯火通明，映照在水面上，银光闪烁，怡心园坐落在这座小岛上，简直就是一座宫殿，不比美国的白宫差，迎面一棵迎客松，和黄山的一模一样，美不胜收。我站在船头上，掏出一只烟点着，吧嗒吧嗒的猛抽几口，该回去了。不然，贱货又要说我了。刚起步，毛孩来了，“你干啥？大家都在等你。”我没有搭理他，直着脖子进了兰花厅。大家的目光扫向我。

“对不起，我头疼的很，出去透透风，你们进行。”贱货一把抓过酒瓶，罚酒三杯。其它人都应和着。皮蛋打圆场说：“两杯，你好，我好，大家好。”

酒桌上又恢复了正常，贱货活跃的像条虫，凭三寸不烂之舌，拱拱这个，拱拱那个，我说，你小子就会跑火车，也不知拱了多少个女人。大家哄堂起来，让他坦白，气氛又达到了顶点。

终于散场了，我是被皮蛋、毛孩、贱货他们拖着到歌舞厅的。舞厅是皮蛋的。皮蛋喊来几个打扮的妖里妖气的小姐，嘴红的要吃人，头发乱的像稻草，扭着水蛇腰向我们走来。打开柠檬汁，端来西瓜水果让我们解酒，贱货和毛孩都被漂亮的舞女拉进了舞池，贱货一只手搭在女孩的肩上，一只手拦着女孩的腰，一会儿就黏糊到一块去了，贱货的手不安的上下滑动，一会儿背后，一会儿胸前，背后摸腋沟，胸前摸奶头，再往深

处，就是不见底的潮湿洼地了。

我在沙发上躺着，小姐在帮我按摩，其实那不叫按摩，那叫挑逗，我不喜欢这一套，“请你自重，不要在我面前再晃了好不好，让我安静安静。”其实，我不是不喜欢，也不是不爱好，我是不敢。记者的纪律很严，搞不好会丢饭碗。

他们可真能哄，不得不佩服。歌舞厅玩够了，又去了毛孩的泡脚屋。我咋也不去，明天还有一个采访任务，和总编一块到小颖子村挖掘帮扶的先进典型材料。贱货硬把我推上了车，“叫你洗个桑拿，再泡泡脚，比斗小姐还舒服。”

毛孩的泡脚屋很偏僻，车子跑了十多分钟，在一处宾馆似的楼下停下来。门牌上挂着舒服你再来的招牌，几个小姐搂搂抱抱地把我们迎进屋里，一股股香味，一股股暖气扑面而来，顿觉身上暖融融的。我泡了一会儿澡，头不觉得疼了，嗓子眼也好多了，头脑也清醒了许多，搓背的师傅让我躺在一张木板架上，用桶泼了一遍水，又喷了一遍香水，搓灰布开始在我身上上下下左右的来回荡漾，先从脖子、后背、腿弯、再到脚后跟，后背完了是前胸，我又转变姿势，仰面向上，搓灰布在我身上像汹涌的潮水，一泼又一泼地从上到下，直达我的命根子，说实在的话，要不是我控制的好，那不争气的家伙，早就勃起了。

贱货、皮蛋他们早进了包间享受去了，我不愿意进去，小姐说，就是帮你按摩按摩，捶捶背，泡泡脚，咋还这样扭捏，真比女人还女人。她硬拉我去包间，我就躺在大厅的床上不动，

小姐气了，用脚踢我说：“你活的累不累，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毛孩、毛老板来了，很生气地说：“你这家伙就是不上台面。”算了算了，随便随便他了。

包间里不时传来吭吭唧唧的呻吟声，床动声，不可言传的秘密在我心里起伏不平，啥世道？大闺女光凭卖，这洗脚屋与从前的妓女院有啥区别。我对毛孩说，小心点。我对他有了别样的看法。

三

赵溅在小姐的推油下昏昏欲睡，一会儿就扯起了呼，他朦朦胧胧的觉得眼前站满了人，村里的、外村的、生产队队长、大队干部、还有公安局的，他们带着枪，也带着手铐，没等赵溅缓过神来，也不听人辩解，一副晶亮的手铐就把赵溅的双手拷牢了。

赵溅被带走了，这是一场凶杀案，老关叔被呼啸的120急救车送进了县医院，当时的场面可吓人了。关德明和赵溅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一场大雨，墙头倒塌了，老关打墙头动了根基，往赵家挪了一砖，赵溅的叔赵明理不愿意，和老关打嘴仗，老关凭弟兄们多，霸道惯了，平时大家敢怒不敢言，老关老是欺负明理，明理都忍了，邻居是大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关爬杆子上尺，比鸡骂狗是常事，赵溅多次揭竿而起，都被叔

叔拦住了，这次他看叔叔被老关打翻在地，鼻青脸肿，嘴里还留着血，背后一刀下去，老关就倒在血迹中……。

赵溅进了看守所，那年刚满 18 岁，高中才毕业，正要找工作，管教人员看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就要吃牢狱之苦，处处在关照他，苦口婆心地给他讲道理，帮他找了许多书籍，让他吸取精神营养，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为了让他掌握一门技术，今后有碗饭吃，和张有才师傅学修车，当车工。时间不长，很快就走出了看守所。原因是关德明没有死，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经抢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现在没事了。

一幕幕的往事在赵溅脑子里翻腾，咋也忘不了。按摩小姐告诉他，“你刚才大概是做梦了，喊的好吓人。”

赵溅摇摇头，擦擦眼，“几点了？”，“三点二十。”

“他们呢？”，“都走了，叫我照顾好你。”

四

赵溅的父亲是一名屠宰工，是宰前的一把刀，大名赵刚强，人称赵月刀。肉联厂上了一条宰杀自动生产流水线，生猪吊在钩子上，按动电钮，一排排的毛猪就顺着滑轮的轨道走动，只要经过他面前，一刀下去，不听叫声，就呜呼哀哉了。他刀刀见红，血流如注，猪血出的净，肉体白，外观美，质量好。不会下刀的人，往往是直捅，刀不到位，血出不尽，猪可能还活着。猪受罪，肉体有血斑，表面不好看不说，也影响质量。赵

溅的父亲就不一样，一刀下去，手那么一搅，成月牙状，没见出声，猪就见阎王了。

杀猪全凭的是技术，第一把刀不是谁都能干的。赵月刀因病提前退休还不到 50 岁，赵溅还是个到处打鸟，不干正事顽皮的孩子，政策上不能接班。没过两年，父亲去世，叔叔更管不了他，上学成了学混子。

赵溅不到十八岁进了看守所，二十岁进了肉联厂，当时考虑赵月刀是厂里的劳模，人员好，口碑好，儿子失去了顶替的机会，不能让劳模的孩子在社会上游荡，就把他招进了厂里。分配他当了一名货车司机。他会开车，又会修车，多亏了看守所的张有才师傅。是他手把手的交他学修车，学开车。看守所的大修车间修好的车多，赵溅在灯光下，月亮地里炼车，很刻苦、很上进，师傅教的也认真，考驾照时，一路过关。

赵溅很想做一名好工人，好司机。没曾想干的不到一年，就调换他的工作岗位，有人举报他偷厂里的汽车配件，联系到他年幼时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就叫他到锅炉房烧锅炉去了。十七大八的小伙子，那干过哪种活，一个人推几百斤重的煤块上坡进房，掀倒甩煤，一铲一铲在炉膛内撒匀，100 多度的炉火烤得他满脸起泡，火烧一般的痛疼，有时还要抽他到大库里扛肉装车，100 多斤的半扇猪肉，一扛就是大半夜，库里冷，库外热，温差很大，搞不好就生病，带病上班是常事。

赵溅聪明，勤学好问，很快就掌握了锅炉技术，即使是一

人当班，啥问题都能处理，同志们都说他，立竿见影。那时，政治学习抓的很紧，班前班后都要学习，车间、厂部经常举办读书谈体会，车间要出黑板报，肉联厂粗壮工多，真要拿笔杆子就不行了，车间里推荐赵溅为义务宣传员、读报员。平时带领大家学习，出黑板报，参加厂里的学习竞赛活动，这样一来二去，都知道赵溅是个秀才，不仅字写得漂亮，还有满腹经文，文章写的不一般，有理论、有实际，有高度，那插图配的真比女人的绣花鞋还美，那语言就是小溪里的流水不断线，动听优美，给人一种舒舒流畅的感觉。

人怕出名，猪怕壮。赵溅成了人人羡慕，都想靠近的香饽饽。大姑娘小媳妇围着转，像刚出锅的一坨肉，都想吃一口。

车间主任说，看来赵溅不是俺的菜，话刚说没几天，赵溅就被厂里一个调令，到办公室当秘书去了。

赵溅本来不想去，尤小云劝他说：“你傻呀！多少人盼着，想都想不了，你还不干，脑子有毛病。”

小云是他的发小，一个村庄，一班同学，打小就和赵溅一同混，是赵溅的跟屁虫，比赵溅大三岁。人说，女大三，抱金砖。女人鬼点子多，那次偷三嫂家的瓜，就是他一手炮制的。天热的狗都往水里跳。小云说，咱也去洗个澡吧，赵溅说，你洗，我在岸上给你把风，小云乘赵溅不注意，一把把他推到沟里，自己也一仆下去了，赵溅怕她不会水，一个猛子就把她抱在了怀里，小云硬说他摸了她的奶子，回家要告诉父母。

赵溅说：“你胡扯”

小云说：“我没有胡扯”

赵溅说：“你不使好人歹”

小云说：“你占了便宜，还卖关”

赵溅气呼呼地说，不和你说了，你说咋办？

小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这事就算了。”

赵溅说：“啥事？”

小云指了指对面的一块瓜地，顿时赵溅就明白了，小云是让他去偷瓜。

我还以为是啥事呢？早说不就得了，何必绕这么大的弯子。

赵溅拍了拍小云的头：“傻家伙。”

“去你的没正经。”小云弯腰捧一手水向赵溅洒去。

赵溅不用直游、侧游，仰游，一个猛子直达对岸，两个黄皮的香瓜就到了小云的怀里，天热，看瓜的三嫂很少出来巡逻，赵溅便轻而易举地得手了。

在凉阴地里，小云吃着瓜，就倒在了赵溅的怀里。潮湿的白衬衫透出粉红色的奶罩，他感到身上有一股电流在涌动，肉与肉的接触，顿时周身活跃，下身的器官有了冲动。他想摸摸那两个大馒头，伸了伸手，又不敢，神情紧张的就像个贼，他恐怕控制不了自己，干出傻事，赶紧把小云推开。

“咋了？我身上有扎鳖刺”，小云显得有些不高兴，起身就追打他。

赵溅在前边跑，小云在后边追，两人都累了，躺在一片柳阴下。叽叽喳喳的小鸟在树上鸣叫，微风吹动柳叶沙沙地响，青翠欲滴的柳枝像少女的披肩发随风荡漾，阳光洒在水塘上，波光粼粼，沟边散发着野草野花的香味。赵溅的克制，让他失去了一次体验的机会，小云更加喜欢上了他。

赵溅到厂部后，更加勤奋，他知道现在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一有空就看书，同事都说，他对书着了魔。

赵溅赵溅赵溅，主任连喊三声，他都没听见。还是主任拍拍他的肩：“厂长找你。”

“你马上通知司机小吴，准备去五寨养猪场看看。”乡下的路很差，泥巴土路，车子颠簸的厉害，尘土飞扬，遇到不好的路段，还要下来推车，跑了一天，赵溅感到身上疲乏的很，本想洗洗澡睡了，厂长要调查报告要的急，“小赵，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回去抓紧把调查报告写出来，明天我要去县里汇报。”赵溅倒上一杯铁观音，顿时幽香扑鼻，转身又拿来一包黄山烟，点燃一支，吧嗒吧嗒猛抽两口，开始动笔，这是他的一贯毛病，一边抽烟，一边思考，《关于五寨养猪场的调研与思考》很快就写好了。据说赵溅后来的起步，与这篇调研报告有很大的关系。真与假，谁也搞不清楚，都是个猜想。

赵溅的努力终于赢得领导的信任，成了领导身边最亲密最红最红的红人。赵溅的嘴就是破鞋底蹂的，晏子使楚凭三寸不

烂之舌，战胜楚国，赵溅能凭三寸不烂之舌让人贴服。信以为真，真假难分，小道消息不断，荤段子侃的你直瞪眼，只有听的份，没有辩驳的理由。回回酒桌上就听他一条腔，满嘴的火车咣当咣当的跑个没完，对方只能以酒应对，烂醉如泥，厂长夸他真是喝酒的奇才。

自此，只要一上酒桌，大家都会挖苦说：“赵秘书，今天又有啥新闻，开始播报吧！”要么，就会说：“欢迎理论评论家，发表社论。”

赵溅有了这两把刷子，把厂长刷的舒舒服服。职工都叫他二当家的。同事有个啥事，不找厂长就找他，八准有个盼头。工人赵大明，工作10多年，结婚后孩子都10岁了，还没有个窝，回回分房子都没有他的份，赵溅有理有据地说个没完，最终分到了18平方的房子，别看小秘书，能办大事情。

有人说厂长的脑袋就是他的脑袋，他写的就是厂长要说的。赵溅并没有飘飘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事情终于来了，工会主席找到他，一点弯子都没绕，说厂长肖刚的女儿肖红看上他了，厂长拖他做媒，

事情来的突然，赵溅语塞，也不知咋说为好，想把他和小云的事说出来，又怕影响今后的前途，刚吧嗒吧嗒嘴想说话。主席说，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出去了。

赵溅一天都不开心，嘴上的火车也没跑，酒桌上就是个闷葫芦，肖刚把一块红烧排骨夹给他，咋的了，秀才。赵溅强打

欢喜，头有些不舒服。在坐的同志围攻说：“多喝点酒就好了，”

赵溅劝别人，自己却一杯一杯地下了肚。酒肉穿肠过，这对心情不好的人来说，最容易醉，赵溅一步三晃地往家走，“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一起走。”冬天的夜晚月亮特别明亮，赵溅的身影在与大地交和，在与树木重叠，他头疼的厉害，从没有过的难受，走走停停，在一棵大树下呕吐，腹部翻江倒海，吐又吐不出来，已经有些神志不清，迷迷糊糊，是肖红扶他回的宿舍。肖红倒了一杯醒酒醋，又给他洗了脸，洗了脚，赵溅抓住肖红的手一个劲地说：“小云小云，你别走，陪陪我，我不能没有你，千万别离开我。”肖红听着五味杂陈，原来他有心上人。举起拳头就砸了他两下，骂了句：“啥玩意，找小云去，咋不找。”

赵溅和小云虽然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早已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意中人。

肖红看着熟睡的赵溅，红扑扑的脸堂，金正恩的发型，挺直的1米8的睡姿，越看心里越动痒，一不做二不休，一头钻进了他的被窝里。

肖红是肉联厂肉食化验员，长的虽不是太漂亮，凭她父亲是厂长，追的年轻人有一火车，她一个也相不中，赵溅一进厂，就被她瞄上了，她看一眼熟睡的赵溅，又摸了摸他光滑的脸，再也控制不住了。

清晨，赵溅醒了，肖红的手搭在赵溅的肚皮上还没松开。

赵溅惊慌了。“谁？你咋在这？”

“昨晚你喝多了，我骑车路过，看你倒在路边，就把你送回来了。”肖红脸红红的，双手抱着赤背的肩膀，两只乳房被被子遮挡着，就呜呜的哭了。

“对不起，我没做啥吧？”

“你说呢？”

肖红把被子掀开，一片殷红的鲜血出现在眼前，赵溅愣了。

“咋会是这样？”

现实就在眼前，又能说啥呢？转脸去哄肖红。“别哭了，都是我不对”，我会对你负责的。

肖红走了，赵溅怎么也回忆不起当晚的事情，脑子一盆酱缸，乱糟糟的。他用手擦了擦血迹，闻了又闻，一点儿腥味都没有，他用手指蘸了水，手上有墨迹，赵溅不敢想，也不敢多想，三八两咽吃了饭，上班去了。

1994年厂里开始走下坡路，生猪市场放开搞活后，到处都是小肉厂、小冷库，家庭屠宰场，私营经济竞争激烈，生猪货源大幅度的减少，计划经济都是调拨，现在政府也没有回天之力，行政命令没人听，上千人的厂，县里的财政支柱，说垮台就垮台了。

面对市场经济的浪潮，只能找米下锅，先是改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车间承包，加强销售网点普及，在一些大城市都设立了肉食销售部，派遣人员下乡组织货源，种种措施仍然解决

不了肉联厂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提高现有企业的运行能力，增进活力。按照中央的政策，开始减员增效。在第一批下岗人员名单中就有贱货，职工们不理解，可赵溅心知肚明，这也是他预料之中。

在一个月明风高的夜晚，赵溅在公园里散心，自从赵溅有了那事以后，情绪就不稳定，一会儿想哭，一会儿爆跳如雷，脾气大的很，跟谁说话都冲。咋想咋不对劲，关键是他对不起尤小云，走着想着，背后有人影闪过，“赵溅，为啥不见我，想躲就躲过了，我告诉你，我怀孕了。”肖红追上来斯扯他。

“这不可能。”赵溅说。

“不信，你看看这。”肖红把一张试纸递过去。

“这上面啥也没有呀？”

“我是让你当面验证。”说着就去脱裤子。赵溅阻拦说：“你说咋办？”

“我要和你结婚。”

“这咋可能，我已有女朋友了。”

“我不管。”说着就往赵溅怀里钻。

“请你放尊重点。”

“人都让你占了，还充啥大尾巴驴。”

“我告诉你肖红，别以为你做的神秘，我给你留足了面子，事情还是不揭穿为好……”赵溅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把那事说了。

那天，两人闹了大半夜，肖红一把鼻子一把泪，软硬兼施，赵溅根本就不吃她那一壶。肖红下狠话说：“咱走着瞧。”

五

厂大门口的橱窗里贴着下岗人员的名单，围满了人，走了来，来了走，叽叽喳喳，吵吵闹闹，议论纷纷。有的说，找领导去，有的你和我比，我和你比，有的说，赵溅是厂长的红人都下岗了，找也没用，这是政策，算了，人有两只手，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干啥不吃饭，别找气生，不值。

晚上，皮蛋打电话说要聚聚。赵溅说，没心情。

“不就是下岗了吗？多大个事，老子没上一天班，不照吃香的，喝辣的。”

皮蛋、毛孩、贱货人称三巨头，从小打满庄，有人说他们坏的淌黑水，乡邻见了都躲着走。这人看不透，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皮蛋和毛孩都混的人模狗样，皮蛋的歌舞厅日进斗出，红火的很，住高楼，坐豪车。

赵溅刚要说不去，那边就说老地方——怡心园不见不散，就挂断了电话。

这些天赵溅脑子里可没少跑火车。小云要从乡下来看他，他说，等他去北京出差回来才说吧！小云的好，就像放电影，一幕幕的在脑海里翻腾，小云就是电视剧《爱你一生》中的陆小燕，死心塌地的爱着曾向阳，曾向阳家徒四壁，还有一个瞎

眼妹妹，又是一个服刑犯，等他出狱10年，没有工作，路边修车，不离不弃，他们两人的性格、人品、长相都很相似。有时赵溅不叫她小云就叫她小燕。

一晃半年过去了，赵溅还没有找到工作，赵溅的朋友多，天天吃吃喝喝，吃了玩，玩了吃，下棋玩游戏，开始赌博，由小到大，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完全成为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一天张有才师傅看见他正在赌博场上，不知那来的一股子胆量，把桌子掀了，还给了他一个耳光。

“赵溅啊，赵溅，我算认错人了，你咋能这样糟蹋自己，你对得起小云吗？下岗了，就不吃饭了吗？下岗的多着呢？人家咋不像你，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道通北京，只要你肯干，能干就饿不着。”

有才师傅的一巴掌真的把赵溅打醒了。他利用在厂里当秘书的人脉，开了一家肉制品食品店，货源都是从肉联厂进的成品货，没钱租房子，还是师傅帮助打点的。生意虽小打小敲，总算有了正当职业，有了饭碗，生意刚有起色，有人举报他无照经营，就被工商部门查封了，他本想先干着看看，才去办照，没想到触犯了法律。等一切手续办好，再开业，生意萧条的没人光顾，只好关门，去路边修理自行车，一天忙到晚，搞得满身油污，累得精疲力尽，也只够打牙祭，干了一段时间，就收摊了。人闲就懒，啥也不想干，仅凭下岗一百多元生活费，喝西北风都不够。一天，他从城里回来，路过银河大桥，一个年

轻人正在高声张扬：“刚出土的文物，宋代公主的陪嫁。”摊面上放着几件玉佩，一只洁白的玉象，大象身上沾满了陈旧的泥土，黑黄黑黄的，太阳一照，有金点在闪烁，大象前半身没有泥土，大象鼻子、脖子白的透亮，摊面前，围了好多人，叽叽喳喳的评论着。卖者说是刚从墓地里挖出来的，标准的汉白玉，说着很神秘的样子，一会儿东张西望，恐怕有人追赶的样子，有人问，多少钱，他说，急着出手，就五千，不然一万也不给。有人拿过物件，左看看右看看说，我要了，旁边的一位说，是我先谈的价，两人吵起来，你挣他夺，眼看要打架，摊主说，不卖了，工商的来了，兜起东西就跑。赵溅往东走，他也朝东跑，其实赵溅了解古董市场好长时间了，他看这生意好做，本小利大，就想盘下来，随便问到，货我都要了，能不能少一点。他说：“大兄弟，你也看到了，跟你说实话，要是他们拿现钱，早出手了，这样吧，还是那个价，我把货全送你”最后通过讨价还价三千元成交。摊主不情愿的说，要不是怕公家追查，这点钱，我是不会卖的，小伙子，算你走运，至少赚2万元。

赵溅像捡到了一个便宜，第二天把古董拿到文物一条街，找到懂行的人一看，假的。上当了，才知道那几个人是托子。

被骗的赵溅雪上加霜，本来就没钱做生意，这下好了，咋办？有才师傅知道后，没有批评，反而又借给他几千元去卖肉，整天骑个三轮车，天不亮进货，到菜市场去卖，他虽在肉联厂工作过，可没干过肉食分割这个活。有一次，一个红脸大汉走

到他的摊位前，指着大腿骨说：“把它剔下来，我专要这块骨头，”赵溅左一下，右一下，累了一身的汗也没有剔下来，红脸大汉等急了，出口就骂：“你他妈的，真笨。”赵溅也不是喝稀饭的，“你他妈的，骂谁？”红脸大汉晃动着膀子，把袖子一撸，露出了一条青色长龙，赵溅知道是青色帮的人，没等赵溅反应过来，大汉挥拳把赵溅打的鼻青眼肿，赵溅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刀下去，大汉就倒在血泊中，赵溅又一次进了局子。

六

歌舞厅老板皮蛋来看他时说，幸亏对方没有大碍，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已和毛孩联系过了，对方是他的朋友，都是在一个道上混的人，他同意撤诉，派出所的林所长让我把罚款交了领人，你等着，我这就去办理。

拘留还不到半个月，贱货明显瘦了一圈，满脸胡子，头发多长，人也焉瘪了很多。赵溅没有直接回家，就去了怡心园大酒店，毛孩正在玫瑰厅张罗给他接风洗尘。

不多时，红脸大汉带着两个弟兄来了，没落座，抱拳就说：“兄弟对不起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算了，不说这些，不打不相识吗！我和毛孩是朋友，”“知道了啥也不说了，”赵溅拱手赔礼，握手把他迎进屋里。

过了一会，又来两位同志，皮蛋说：“这是林所长。”指了指站在我对面的同志说：“这是派出所的小王。”一阵寒暄过后，

酒菜上桌，入座开席，昏天黑地直喝的酒店打烊。

这一次的酒宴，赵溅才真正的明白，在这个社会上混，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怪不得皮蛋，毛孩生意那般红火，没有保护伞，他敢招揽三陪小姐，歌舞厅、宾馆、大酒店、洗脚屋全靠水灵灵的女孩挣钱。皮蛋的歌舞厅就有两个女大学生拉皮条，一个还被地产商老板长期包养。我是看不惯，啥钱不好挣，非卖肉体吗？

七

赵溅的肉摊不干了，突发奇想拿起笔杆当作家，他看到好多网络写手一举成名，发了财。先写新闻稿，一篇新闻稿，从采写到发表，搅了不少脑汁，没有关系还用不上，用上了，一篇最多 3、20 块钱。够吃碗格拉条子的，现在报社的专业人员又多，业余作者真的挤不上车，最后他就写小说散文，用稿量更差，纸质的杂志难上，多数上了网络平台，现在的网络很乱，起个名字 xx 文学或是 xx 文艺就可以揽稿子了，但从不见稿费，说是看点击量给钱，实际瞎扯淡。人走上绝路的时候，往往会死起回升，赵溅的一篇《富余人员的心态剖析和安置办法》被县委内参简报刊发，县长看到后，大加赞赏，办法有参考价值，转发后又在市报刊登，副县长张世轩召见，不久成了张副县长的秘书。

当县长的秘书可不比当厂长秘书那么简单，范围大，人员

广，涉及的领域和部门多，文字要求高，下基层跑调研是常事，有时为了一篇稿子，挑灯夜战，很辛苦。赵溅眼皮活，领导被他嘴上的火车跑的光滑滑的，一见领导就说个没完，夸领导这好那好，关心体贴下属，爱民如家人，高帽子戴个没完，领导走一步跟一步，帮领导提包，打水泡茶，开车门，简直就是一个哈巴狗，尾巴摇的哗啦响，有的领导不吃这一壶，偏偏张副县长就爱这一套，酒桌上宁愿自己醉，也从不让张副县长喝醉，张副县长家里的事就是他的事，从不让张副县长操心，只要嫂子一张嘴，立马办到办好，家里装修房子没让张副县长操一点心。一天，张副县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他知道张副县长有个怪毛病，一般把人找去，不是批评就是骂娘。赵溅心里就犯嘀咕，我那又做错了呢？表情很不自然，有些胆怯。

“坐呀！站着干啥？”张副县长转身走到茶几旁，打开茶叶盒，泡了一杯上好的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喝吧！新普洱茶，刚下来的谷雨茶。”赵溅受宠若惊，“咋了，今天张副县长这么客气。”赵溅心里更没有了底细。

“不错呀，不错，干的不错，你是个很有心计的年轻人，好好干。”张副县长拍了拍他的肩。转脸又问：“张载乡的黄牛调研报告要抓紧写，星期二上午要开常委会。”

昨天，我已把初稿拿出来了，说着就要去拿。

“不用了，准备一下，等司机到，我们上河水乡。”

赵溅美滋滋地走出了张副县长的办公室。

赵溅自从进了县委大院，当了张副县长的秘书，身价高了，亲戚朋友都高看他一眼，平时不走的亲戚，八竿子打不着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能找上门，今天说小孩上学的事，明天找医生看病的事，后天要买化肥的事，搞的他焦头烂耳，烦死了。办吧，都是卖面子的事，今天人家帮你办件事，明天就要帮人家办件事，现在的社会就是那么实际，等价交换吗？一个小小的县委秘书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靠着张副县长这把伞。不办吧？说你当官了，瞧不起他们，没人情味。十回办了，一回没办，就得罪了。

更烦心的事天天陪领导上酒桌，只见肚大，不见人长，说是干两年，下去锻炼，当个乡长、局长的，都快三年了，也没有一点动静。他最怕的事就是逢年过节，张副县长不出面，搞幕后指挥，这个厅长，那个局长，这个主任，那个巡视员，这个副市长、那个主席，要一家一家的送礼，跑的他精疲力尽，说的他口干舌苦，有时还要看脸子，挨批评。

“谁叫你这样干的？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就是一点土特产，这不是过年了吗？小意思。”赵溅笑脸相陪。

“下不为例。”赵溅点头应允，火一般地下楼去了。

几次碰壁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打听领导不在家，交家里人最合适。有时交待是张副县长的意思，有时写个条说

上几句话。

最要命的是这些买的礼品送的礼金，都是赵溅经手，必须有他签字报销，礼金还要变货物，找人开发票，赵溅不情愿干这事，但又出于无奈，几次向张副县长张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张副县长手里。张副县长多次讲他要好好干，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和分量。

每次报销签字，他都胆颤心惊，有的数额巨大，他真的想洗手不干了，又想他的仕途还没有划上圆满的句号，决不能半途而废，大着胆子照签不误，反正有人兜底，于是又理直气壮起来。

张副县长是常务副县长，掌握着全县的经济财政大权，县长齐名也不能强压他之上，市长余晖是他的老搭档，余晖在王岗县任县长时，他就是副县长，两人配合的很默契，经济开发区就是余晖县长一手抓起来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当时涉及到拆迁赔偿，几个钉子户影响拆迁工作进展，大面积的拆迁很顺利，就这么几户围着铲车，拿着家伙，铲车一动，他们就会动手。两个80多岁的老人睡在车前，大哭大闹，房子扒不掉，影响整个工期进展，张副县长是当地人又是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的，当过大队书记，当过乡长，群众威信很高，家族门派硬，他一到现场，大家都散了。首先他严厉指出：“这种

做法是错误的，有啥要求和想法可以提出来商议，公家不会亏待大家，若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的打闹，影响开发区的建设，那就大错特错了，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大家，更不要说我六亲不认，触犯法律亲娘老子都不行。”张世轩的态度很强硬，说理的很透彻，谁敢拿鸡蛋碰石头，很快外商入住投资开发项目很多，不几年，开发区建设就形成了规模，食品业、机器制造业、彩印包装业、物流配送业星罗棋布，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发区红火了。余晖县长调市里当了市长。本来打算提拔张世轩当县长，有人举报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打击报复嫌疑，最后才任命他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八

昨天，赵溅为了赶材料，一夜没合眼，材料刚写了一半，小云打电话说赶集遇上了肖红，没躲开，他们就打起来了，我个小，她个大，一扑子就把我压在身下，衣服撕烂了不说，关键是两个奶子露了出来，引了好多人哄笑，脸也被挖烂了，说你要赔她青春费，不然，她跟你没完。

小云问他，是不是真的。贱货说，我已经跟你说多少遍了，那就是个局，设的圈套，我没碰她，醉了一夜，我啥也不知道。

“那血到底是咋回事。”

“现在我等着写材料，不跟你解释，以后会真相大白，你会明白。”

小云再想说话，贱货放下了话机。只听嘟嘟声，再也听不见说话。

赵溅起身抓过酒瓶，对嘴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感到有些刺嗓子，辣得很，转身去厨房找了一条黄瓜，抓了一把花生米，坐到电脑桌旁，大喝起来，想喝醉了，一醉了之，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抓过电话，听筒里传来：“赵溅，你就是个贱货，城里的姑娘你不要，便要找乡下的烂货。”

“你是谁？”

“我是你娘。”肖红捏腔变调差点蒙过了贱货。

“肖红，我告诉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们两的事早已结束了，再打扰我，就报警了”

“贱货，我也告诉你，我怀孕了。”

“你怀不怀孕跟我没关系，不信，找吕大夫问问，就你那点小招蒙谁？”赵溅气愤地放下电话，也没有心思去写材料了，仰脸躺在床上，瞪着两眼，看天花板，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大天是亮。一束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床上，布谷鸟在窗前的树上叫个不停。赵溅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又摇了摇头说：

“坏了。上午张副县长有个会，昨天安排的材料还没有写好。”他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搜索到相关材料，这摘一段，那粘贴一段，草草地把材料交给了张副县长，以前都是材料写好后叫县政府或是县委办公室审阅，今天来不及了，就直接给了张副县长。

全市经济工作现场会由市长余晖主持，主要是学习王岗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经验，会议热烈隆重，规格高，来自全市县市区的一二把手参加了会议，今天不知咋的，张副县长有些紧张，原来都是脱稿讲话，今天始终没离开稿子，恐怕把一些经济数子说错了，念着念着说：“我们柳林县如何如何……”台下一片哗然，他才感到说错了，这材料是抄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对不起，前天我去了柳林县，无意中把王岗说成了柳林。”显然自己给自己打圆场。张副县长不得不脱稿讲话。

会后，余晖市长批评他说：“咋搞的，这么重要的会，为啥不先看看稿子。”张副县长想解释一下，余市长摆摆手说：“不必了，我看你那个秘书也可以换换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赵溅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

张副县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赵溅啊！赵溅，你让我说你啥好呢？你不仅给我出了丑，也给你自己设立了障碍，本来打算让你到基层当个一把手锻炼锻炼，这下好了，全完了。”

九

夜间的怡心园大酒店那真是太美了。水上宾馆，有山有林，游船在水上荡漾，游人们在船上取闹，霓虹灯在光洁的水面上闪烁，整个酒店就像坐落在仙境中，酒店大院里的喷泉瀑布般地流水向四周喷涌，廊檐的红灯高挂，晚间的客人很多，不预

定都没有座位。多数都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包了，那时也不知咋那么多的事，来人就上饭店，不来人，找理由也去吃，吃公家的，好像不吃白不吃，现在好了，有了八项规定，吃喝风刹住了，一年为国家节省多少钱，习主席的政策真是大快人心。

怡心园大酒店的各个包间都坐满了人，皮蛋、毛孩预定的还是君子兰厅，君子兰高洁而美丽，男人们都喜欢。贱货没心情，不想来，硬是被毛蛋骂着来的。“大丈夫能伸能缩，多大个屁事，今晚给你洗洗脑，不见不散。”

皮蛋两口子，毛孩两口子都等急了，也不见赵溅来，快七点多了，赵溅才踏进大酒店的门。毛孩说：“大家都不要多说话，他心情不好，容易爆怒。”

皮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终于来了，来了就好，多大个事，不就是个屁秘书吗？不叫干正好，我正好缺个能说会道的秘书，你一来，火车就快了。

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给他开心。毛孩说真心话，就你那几个屁毛疙瘩，我真看不上，我一个月抵你几个月的工资，别干了，来我这里给你个经理干。

这场酒喝得热烈气氛，推杯换盏，三个男的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赵溅没出酒屋，就倒在桌下，当场叫服务员架着包了一间房。皮蛋和怡心园的老板都是弟兄，要不是酒店老板来敬酒，也许不会喝多，老板主要是来敬皮蛋的，前不久，拉网排查卖淫女，江老板大酒店被查封，是皮蛋帮的忙，找到在

市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表哥才摆平。实际上也不知吃请了多少顿，今天遇上，他感到不表心意过不去。他又拿了一瓶茅台，不喝也不行，大家都尽兴，老板也喝多了，早走一步。

一场酒，把赵溅的头脑喝清楚了。他决计辞职，离开这是非之地，“此处不留爷，还有留爷处。”他把辞职报告交了张副县长，张县长说：“小赵啊！你可要想好了，这可是大学生都干不上的岗位，国家公务员人人想往的，你遇到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张副县长欲言又止……

赵溅哑巴吃秤砣铁了心。临走时，张副县长又追问一句：“你别后悔。”

赵溅连头都没回，直接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收拾东西。很简单，桌椅板凳、电脑电话一切都是公家的，只要办好手续，走人就行了。

十

赵溅并没有去皮蛋、毛孩的公司，他自信，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就不信，有两只手，还怕吃不上饭，他谢绝了两位好兄弟的挽留，独身去了南方。是邓小平画圈的地方——深圳。

不几年的深圳到处是高楼林立，机器轰鸣的一片繁忙景象。建设的速度之快之大，一座座新城展现在眼前。这里需要的是高科技人才，到了深圳才知道，像他这样的文化程度，只能当粗壮工。他一连跑了几家杂志社，想当个跑腿的都不要，又去

了广告公司，人家让他去街头撒广告单，一天 50 元，还不够吃饭的钱，他只好辞了。眼看着兜里的钱快花完了，再不挣钱，就要睡马路，无奈他去了建筑工地，帮人提泥兜，好歹有吃有住。

晚上他睡在四个人一间的工棚里，夏天的蚊子又多，汗味、脚臭味、醉酒味混杂在一齐，直往脑子里钻，他拉了拉被单盖上脸，蚊子在耳边嗡嗡的响，搅得他一点也睡不着。人到这个时候，往往会想心事。他开始后悔，不该不听劝阻，到这么个鬼地方受罪。好好的公务员不当，脑子有毛病。他睡觉好打鼾，同室的人烦死了。“赵溅，你还让不让我们睡，明天俺咋干活？”赵溅很不好意思，只能克制，有时一夜都睡不着。

干活没精神，容易走神，泥兜子没挂牢，上面刚提绳子，掉下来把脚砸了，幸亏是自己，住了几天的院，再也不干了。

十一

一天，贱货在小商品批发市场溜达，想买件背心，正在挑拣，有人拍他的背，站起来回头一看是老同学梅兰，他又惊又喜。两人都很惊讶，“你咋在这，不是听说你马上就要提拔了吗？”梅兰说。

“你不是在香港，咋到这儿干啥？”赵溅问。

我辞职下海了，下海好，就那两死工资，有啥意思，动动脑，不用跑腿，月月都能上万，梅兰不误夸张地说。赵溅看了

看她，又看一眼，好像不认识似的。

“咋了，你咋这样看着我？我说错了吗？”

“没有没有。”贱货笑笑。

“你在做啥生意。”梅兰没有直接回答他。顺手从包里掏出大哥大。喂了两声说：“你马上帮我拿来一个汉显 BP 机过来，我在小商品批发一条街的发艺商场等你。”不到 10 分钟，一个胖乎乎的男人过来，递给梅兰说：“梅总是不是这款。”

赵溅对梅兰有一种刮目相看的眼神。“大哥大，梅总。”看来混的不错。

深圳的夜晚，七光异彩，车水马龙，到处是小吃店。梅兰没有在大酒店招待他，选了个风光独特的太和羊肉板面店，在上学的时候，他就爱吃家乡的面条，梅兰之所以选择这不起眼的饭店，主要是有一种回味，两人世界没人打扰。

梅兰的电话还真不少，正喝的来兴，电话来了。“梅总，安徽的订单来了，需要签字回单。”“这事，你就办了，以后像这样的小事就不要请示我了。”说着把大哥大关了。顺手从包里取出刚送来的 BP 机，“贱哥，这个送你的。”赵溅比梅兰大两岁，从小在一块都是兄妹相称。“啥？送我的。这我可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别客气了，跟我还打官腔，你现在不在官位上了，我没事求你，也不会贿赂你，拿着吧，有这方便，好找。”赵溅不再客气，别在裤腰上，神气多了。

十二

梅兰是王岗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加明的妻子，梅兰与刘加明离婚与赵溅也有关系。梅兰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赵溅，她不是喜欢他的学习，而是喜欢他的油嘴滑舌，死老鼠都能说活，正验证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就爱他的张扬泼辣，不拘不束。他们的关系说不清，到不明，讲谈恋爱吧，又没人提出过，大概是梅兰剃头挑子，一头热。赵溅好像没有一点感觉。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梅兰去了县城的姑姑家，据说后来招工到了农机厂，靠的是她当工业局长的姑父，不然农村户口咋能招工。

梅兰凭着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蛋，乌黑披肩的头发，樱桃齿白的小嘴，杨柳细腰，高挑的个子，大大的奶头，瘦瘦的屁股，赢得了刘加明的喜爱。恋爱不久，两人就闪电的结婚了。有人说她长期住在姑姑家也不是个事，也有人说梅兰怀孕了，不能再拖，两家慌慌张张地就把婚事给办了。本来两人就没啥基础，没结婚还好，结了婚，磕磕绊绊，吵嘴磨牙是常事，只从赵溅到了县政府当秘书，与刘加明主任接触的多了起来。梅兰与赵溅接触的也就多了起来。老同学见了倍感亲切，有时叙个话，吃顿饭，按理讲很正常。刘主任看到就受不住了。醋意上来，像审贼似的。“今天又去那了，找情人去了，还是找相好的去了？”刚开始，还理他，解释一番。后来就装哑巴——不吭声。屁股对着他，脸朝外，死沉沉的脸，没有一点好声气。这样闹

了一段时间，还是梅兰低头，日子总得过，那时还没有离婚的想法。

刘加明留意好长时间了，那是一个欢乐的夜晚，梅兰和赵溅跳够了舞，又去老地方饭店喝酒，赵溅喝多了，梅兰架着他往家走，赵溅的半个身子靠在梅兰的身上，被刘加明发现，跟踪一段路，就回去了，他怕热脸对热脸，找难看，很晚，梅兰才回来，刘主任没有一点儿官员的形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阴的比天上的云还重。“干啥去了，打野也不能打到现在，旧情复发，还知道有家。”梅兰不想和他啰嗦，更不想做任何解释，刘加明把一腔热血都发泄在做爱上。梅兰不从，推嚷说：“今天不行，我没有这个兴趣。”刘加明用力抓住他的两个膀子，“我就要今天。”“我说不行就不行，我身子来了”说着，刘加明就去扒她的裤子看究竟。当看到没有月经纸时，像个野蛮的暴徒，一个饿狗扑食，就把梅兰扑倒在床上，三两下便把衣服脱光了，横冲直闯，抽出又进，进了又出来，拉锯似的，又冲了几下，梅兰不配合，又没有一点激情，阴部的张弛力度很不自然，本来做爱，你情我愿，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爱的交流，梅兰不做声，又没有反应的让他直撞，终于感到身下有点疼，手一摸，出血了，眼泪扑漱漱地往下流。这那是做爱，纯属是一种发泄折磨。

仇恨的种子在梅兰的心底扎下了根，从此，再也不让刘加明碰她一下。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又掌握一方实权，女人有

的是。刘主任开始夜不归宿，在宾馆开房，有三陪女陪着，想干就干，这比干自己的女人还随便，就没想到这比炸弹还危险。

梅兰提醒过他说，不要为了女人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他根本不听。梅兰本不想理他，更不想跟他闹，给他留足了面子，咋说在一块生活了几年，没有感情人情还是有的。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咋说也要对得起他的爹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两位老人待她跟闺女样，她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说他不听也不理，梅兰心灰意冷，开始酝酿着和她离婚，梅兰一提出来，刘加明不加思考地就答应了。两人没有经过法院，协议就离了，没多久，梅兰辞工去了南方。

十三

喝酒时，梅兰一个劲地给赵溅洗脑说：“挣钱的门路就在脚下，就在眼前，凭你的能力干啥不够吃的，跟我干，跑广东，去香港，现在的电器生意最好做。”赵溅听着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一个政府官员，要说能说，要写能写，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挣的钱仅够裹嘴，她说的好像到处是黄金，就看你去不去掘挖，赵溅心里琢磨。看了看梅兰的穿戴，脖子上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项链，手腕上两个金镯子，耳朵上的两个金耳环，由不得不信。

离开饭店，梅兰给了他一张银行卡。赵溅推脱不要，梅兰硬往他口袋里塞，“跟我还客气，又不多，拿着买件衣服，换双

皮鞋，要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到江西，我在那设了一个点，月薪 6000，对外称赵经理。”

赵溅实在推脱不掉，举着卡说：“这是我借你的。”转身来到自助银行，插卡一看，整整一万元。在当时，那是个啥概念，一万元可以买一套房子。赵溅摇摇头，出手真大方，不由得信。

夜里赵溅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批人马经过他的村庄，把他抢走，在一处沙漠地带淘金，工头拿着鞭子不时的抽打他，他挖呀挖，真的看到了泥土里有金光闪闪的颗粒，有时还能发现成团的颗粒，那就是黄金，等监工一走，他就偷偷地装进衣兜里，日积月累，偷成了一个大拓子，他在逃跑的人群中，幸运的回到了家中，他发财了，置地盖房，娶妻生子，成了大财主。一个运动过来，他被打倒，有人拿着鞭子正在抽打他，他惊叫一声，原来是个梦。

赵溅走马上任了，在江西租了一处房子，他既是经理，又是员工，一个人办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对外是经理，实际就是一个二传手。梅兰把冰箱、彩电，音响等电器东西运过来，销售到啥地方去，销售多少，他只是照单发货，记记账，梅兰的生意特火，这些从广东、香港运来的货，十分抢手，有多少卖多少，实际就不够卖，随着业务量的增大，又配了两个小年轻搞仓储，赵经理赵经理的叫着，才显得贱货有面子，真是经理。

女人真能干，也真有能耐，再紧张的物质他都能弄出来，

在这个社会上女人最能办事。梅兰有一个光滑俏俊的美脸，苗条的身段，勾人的眼睛，赵溅不敢想梅兰那些事。

梅兰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如火红的太阳那般热辣，为了开拓市场，扩大经营，又进了一些影碟机，唱片、书籍等畅销物质。生意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天，赵溅正在接收一批从香港发来的货物，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大哥大等一些系列产品，来了几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工商执法人员。“我们是林山工商所的，有人举报你们涉嫌走私”，执法人员亮出工作证在赵溅眼前晃了晃。赵溅说，不会吧，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都是正当合法经营，你看看。赵溅把营业执照副本拿出来，执法人员没人理他，逐个在现场检查后，立即贴了封条，又带走了一部分黄色书刊。

赵溅被带到工商局说明情况，工商人员一问三不知，小年轻还有些想发火。“这上面的法人代表是你，还说你不知道。啥意思？要知道走私换私是违法的，请不要抱着侥幸心里，想蒙混过关——没门。”无论赵溅咋解释，执法人员只认定本本上的法人代表，梅兰只当了幕后指挥。跑关系送礼都是赵溅出面，这一次损失惨重，罚款15万，全部货物充公，赵溅提出了辞职，梅兰咋讲咋说，咋挽留都不行，赵溅表面没说，心里想，照这样下去，进了局子都不知咋进的，我不想干这缺德的事，更不想赚没良心的钱，危害国家的事坚决不能干。梅兰看他态度坚决，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

十四

赵溅走了，漂泊了几年，虽无定所，好歹梅兰没有亏待他，他在梅兰那里讨到了第一桶金，他的黄金梦实现了。有了经营理念，有了经营的经验，他再也不想为别人打工了，独身去了云南，云南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租房开了家用电器零售批发店，靠几年的老客户供货，诚信守法经营，家电的销路很好。不几年，风声水起，在当地建立了十几家销售网点，他亲自跑深圳、广东、香港、宁波小商品批发市场，建商场超市，把生意做到了好几个县市级的城市，生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百元大团结像流水似的往家里滚，用手点钞显得累，买了点钞机哗哗地点个不停，电器生意快饱和时，他瞄准了钢材市场，房地产开发给钢材市场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各地的所需量不断提升，供不应求，他从不进假冒伪劣产品，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生意也不知有多好，赵溅真正的成了老板，而且是个大老板。手下有员工 200 多名，销售钢材，开发房地产，一条龙生产，加速了企业的发展。

他一声招呼，宝马小车立即开到面前，他有了专人司机，再也不用自己开车跑业务了，好多事只要出张嘴就行了。住别墅开豪车已成现实，看来那个挖掘黄金梦不是假的。有时他都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掐掐自己，笑的郎爽。人的命，天管定。这都是命，没想到出来混时，连工作都找不到，睡涵洞、打地

铺、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的住豪宅、坐豪车，没有梅兰就没有我的今天。也不知梅兰咋样了，这时才想起梅兰。梅兰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抓过电话打过去，一连打了几个，都是忙音。再打，听筒里传来：“对不起，你打的电话无人接听”，一个女孩甜甜的提示声。

十五

在外奔波的赵溅，事业有成，三十大几了还没有成家。小云经常来电话催他，“你个贱货，咱俩的事咋办？还能拖到啥时候”，赵溅就说快了快了，我把这处房子建好就回去娶你，这话也不知说了多少遍，小云要去看他，他也不让，老是说，我经常外出，你来不方便，就一直没去。家里人都劝她，别等了，赵溅不会要她。父亲说：“人家现在财大气粗，身边的女人不少，别傻了。”老妈点着她的大脑说：“傻丫头，人家把你卖了，还不知咋卖的，你二婶讲的那个条件不错，你就依了吧！”

小云坚持赵溅不是那种人。人一有钱就学坏，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像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眼前的马二，你二姑父，左右邻居都知道他们是好人，没吃没喝的时候他们都接济过穷人，现在咋样？带小秘，泡女人，糟糠之妻都甩了，我说你就是一根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就等着吧！老娘点着她的脑袋，气呼呼地走了。

赵溅这些天，一直不顺，心情极端不好。不是因为小云去

了电话说他们的婚事，这么多年小云都在等他，可见一个女人的心，他们是真爱，是谁也拆散不了的，他们的爱情是牢固的。而是因为肖红知道他发了财，在敲诈他，为了息事安宁，他打给她 50 万元，不给，她说她就到处宣传说他强奸了她，要到法院告他，反正钱在贱货手里也不算一回事，丢财消灾人安乐，区区 50 万算啥，对他这个亿万富翁来说，凤凰身上掉根毛，钱真的给了，她又来逼他，不结婚，就跳楼，她手里拿着一把刀，跑到六楼的顶层，站在楼边上，披头散发，要往下跳，赵溅知道她是在做样子，绝对不会往下跳，出于仁义，还是把她抱了下来，这些虽然是他心情低落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是家乡王岗县审计局来电话说，让他回去一趟，有几笔账需要和他核实。

十六

赵溅有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车子出了云南，一路高速向家乡奔去。闪山跨水，室外的空气新鲜，早春三月，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大地好像披上了绿色的盛装，满眼都是绿的世界，深绿的、浅绿的、黄绿的、翠绿的、墨绿的，他们的绿汇集在一起，是如此的耀眼，闪烁着时代的光芒，空气扑面清新。到处是绿泼的海洋，微风吹来，荡漾摇曳。油菜花开的正旺，一地金黄，又像是铺上了黄地毯，那柔柔的光闪烁着金黄，一阵阵清香顺窗而入，直扑眼鼻，沁人心脾，让人陶醉。这无限的风光没能提升他的兴趣，回家的路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熟悉

的人和事不时在他身边缠绕。难道审计局只有几笔账要我核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他怀疑有不可预测的祸根，反正手不抓屎手不臭，我一个小小的秘书能干出啥出格的事。

车速开到 120 码，小年轻不仅技术好，精力旺盛，一个一个的服务区过了，叫他休息，他说再跑一段才讲，要不是一泡尿憋的，他还在跑。司机在前面开足马力，他思绪如云，压根就没闲着，一桩桩，一件件像过电影，在脑海里飘荡，咋进的县政府大院，又是咋成为张副县长的红人，最后为啥离开的，一幕幕再现好像就在昨天。

离开这么多年，王岗县的变化真大，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已经有五环了，四车道六车道都有，较好地缓解了城市的道路压力。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王岗县是农业大县，是省城的西北利亚，人多地多，一个县相当于山区的几个县，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农产品运不出去，蔬菜水果都烂在地里去了，看着让人心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家乡的人和地，吹生了地方经济的增长，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给这片沃土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地方投资环境的改善，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外商，王岗的经济发展了，面貌焕然一新。要不是手机搜索路线，还真摸不到地方，一座座高楼大厦、一处处商业铺面、一道道宽阔的马路，绿树成荫，花香似海，每到一处都是一座新城。王岗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还是很多的。

晚上 7 点，车子终于到达了铁道大酒店。皮蛋、毛孩早在

此恭候。一阵寒暄拥抱后，被迎宾小姐引领到山水厅。迎面是一座人造假山，从山顶上冒水，顺山而下，山脚下苍松翠柏，给人一种清新感，墙的东西两面，分别悬挂着一副牡丹画和一副“宁静致远”牌匾，分别出自本县名家周天和官合之手。

来陪同的人一一介绍后，分别落座。皮蛋说，赵哥今天为你接风洗尘，毛孩打算安排到怡心园老地方，是我的主意让你尝尝这里的手抓排骨和香酥鱼块，每年春运铁道部长都吃住在这个地方，晚上你就住在铁道部长住的地方。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地方人物，又知道赵溅原来是政府官员，你一杯他一杯的敬，好歹赵溅有一张铁嘴，谁也说不过他，不然，非喝趴倒不可。

睡了一夜，头脑感到从未有的清醒。审计局的同志，把一张张发票摆在他面前，“这都是你经手签的字，这些白条是咋回事，你看这张发票出手就是几十万？”赵溅咋也回忆不起来，有的他是看了签的字，有的他根本就没看，张副县长让他签个经手他就签了。赵溅写了说明就回到了大酒店。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不说自明。张副县长由于政绩突出，提拔为王岗县县长后又提升到市里当了政协副主席。有人说，张县长明升暗降，官位高了，权没了。政协清水衙门，有职无权，也有人说，把张世轩调走就是为了揭盖子。张世轩的地方势力太大了，霸占一方，就是土皇帝，出口成章，谁也咋不着他。赵溅不想打听，也不想听他那些小道消息。他回来没有让尤小云知道，怕他担心。他决计回去后，把工作安排好

就回来结婚。

十七

回到云南不久，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张副主席双规了，经济作风都有问题，贪污受贿，数额财产来源不明，为亲友办事以权谋私，拉帮结派，排挤他人，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正在立案调查。还说，你个贱货真有眼光，要不然，你也脱不了干系，现在想追究你的责任，你一不在位，二不在岗，再说你又没落一分钱的好处，只不过是个替罪羊，能拿你咋着。

赵溅没有幸灾乐祸，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好歹他也在他身边干过几年，没有人情还有感情，几天来都魂不守舍。

不错的同志还告诉他刘加明得了癌症，开刀住院后，正在透析，这都是吃出来的，胖的出奇，都是三高引起的。高血糖，一天打两次胰岛素，幸亏你走了，不然也把你的身体吃坏。有人又告诉他说，那次准备提拔你，就是刘加明捣的鬼，赵溅才恍然大悟。头天张副县长刚找他谈话，给他鼓励打气说，县政府办公室的王俊副主任就要退休了，你要把握时机，一般县领导说了，基本上十拿九稳，没想到，考核时却没有了他。这也是他要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天，他气得跑到山坡上，对着山川河流高喊世道不公。看着夜空说：“月儿多好，高高地挂在天上，不沾一丝尘埃。”

赵溅和尤小云的婚事办的风光而又得体，怡心园大酒店叫

他包了。“十一”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也是收获的季节，秋风送爽，秋景怡人，10辆清一色的宝马车悬挂鲜花出县城直向尤家庄奔去，小云今天特别漂亮，淡淡的化妆比原生态还美丽，刚烫的头发像海浪，弯弯的眉毛衬托着一双明亮的大眼，更加炯炯有神，白里透红的脸蛋，比平时还滋润，细长的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宝石吊坠在两个奶子之间跳跃，苗条的身段套着大红旗袍，一双红皮鞋，本来个子就高，这样一来显得更高挑，头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胸前配着大红花，一切都是红红火火，显得无比喜庆。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来道喜的坐了30多桌，他一分钱的贺礼不收。他说，我不缺钱，大家能看起我，是我最大的福气，钱再好，也没有人情好。最遗憾的就是皮蛋、毛孩没能来，他们在这次除恶打黑专项行动中进了局子。赵溅很早就提醒他，他不听，搞那种危险职业，不注意，迟早会吃亏，据说卖淫女咬出了不少官员。

十八

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赵溅决定在老家租赁200亩农田，100亩果园，100亩蔬菜大棚，现在绿色食品很畅销，家家吃不愁穿不愁，盼的就是有个好身体，谁不想能吃上无污染的果蔬，赵溅利用原来当秘书的人脉，又要回乡创业，很快就把手续办妥了。开业那天市委书记余晖亲自剪彩，给“自来香”果蔬园

增添了不少光彩。

果蔬园由小云打理，全权负责，对外赵溅是法人代表，实际还是小云的总经理。小云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又是高中生，在外打工时就是栽培果蔬能手，聘请了一名技术员，招聘了15名家庭有困难的人员，又把岳父，小舅子拉过来，人说，上阵还是父子兵，不到半年时间，蔬菜大棚就见了效益，蔬菜不仅供应了周边几个县市区，还远销到其它省地。蔬菜品种都是从以色列引进的，辣椒、西红柿、茄子，亩产上万斤，淡季，一斤都四五元，经济效益可观。没几年，苹果、梨桃也上市了。品优个大，香甜脆酥，很受消费者青睐，销量大增。小舅子尤刚很会做生意，年轻脑子活，南跑北奔，不怕吃苦，订单像雪片一样，一个接一个，关键是他没有私心杂念，把生意当成自己的，赵溅很大气，一甩不是上千就是上万给他，还说了些，辛苦了，好好干的话，都是一家人，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小舅子还能有啥话说呢？只有扑倒身子干，赵溅看他实在，不声不响地又帮他买了房子，岳父感激涕流，逢人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好女婿，小云找到了一个好男人。

就在他们生意红火的像中午的太阳热乎乎的时候，赵溅出事了。在深圳开发的一处房子坍塌了。经质量检测，水泥不达标，有部分劣质钢材，赵溅气的五脏六腑出血，结果追查出来，这批钢材水泥是关天购进的。关天是关红的哥哥，关红是赵溅的秘书。谁都知道关红有一个好嗓子，唱的不比董文华差，一

曲《血染的风采》、《春天的故事》、《十五的月亮》唱响了大江南北。长的跟赵雅芝样，一副好脸盘好身段。深圳的地盘拿下后，开业庆祝会上，关红的唱腔和那段唱词深深地打动了赵老板，关红是戏子出生，又工作在深圳文工团，不拘小节，赵溅嘴上的火车很难跑过她，酒桌上她口沫飞溅，江水倒流，一杯一杯的五粮液都倒进了赵溅的肚子里，喝得昏天黑地，把赵溅醉得烂如稀泥，关红开了房，把赵溅扶到床上，擦洗一番后，就脱衣睡了，结果肖红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两红上演的一套把戏。

关红哭啊，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赵溅只能哑巴吃黄连——认了。“你说咋办吧？要多少钱，讲个数，立马走人。”

“你这人咋这样？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看你人好，钱我不要，我就到你身边伺候你，文工团解散了，正好能腾出手来帮你。”

“我不缺人手，你能干啥？”

关红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放，死缠硬拧，终于当了赵溅的秘书，有这样的女人在身边，对外也是一种门面，带着谈生意，上酒桌都好办事。没想到人是感情动物，小云长期不在身边，关红又会奉承体贴，黏糊着赵溅，老大把握住，老二把握不住了，两人上了手，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做爱后又后悔，老说不干了，再也不干了，这样对不起小云，但又经不起她的挑逗，一个美人在身边晃来晃去，再有克制的男人恐怕都难把握，赵溅让她采取措施，他说放心吧！我都吃药了，有时赵溅也用套子，可套子不能天天带在身上，没套子时，他就叫

她吃药，她说吃过了。两人正是生育旺盛的高峰，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怕啥有啥。一天，赵溅正在和装修工谈装修问题。关红打电话说，她怀孕了。赵溅头都懵了。

反复和关红谈把孩子打掉，关红咋也不愿意。赵溅说：“你又不是我的爱人，生了这孩子咋办？连户口都入不上，今后又咋上学，这对他的成长都是问题。”反反复复，嘴皮子都磨烂了，也没有个头绪。眼见着关红的肚子越来越大，小孩大了不能流产，只能引产，关红更不愿意了，赵溅也没了招数，关红得寸进尺，由情人要上升到老婆，赵溅气愤地说，死了那条心吧？我是有妻子的人，我不能对不起她。

面对两难境地，咋办？赵溅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一头是妻子，一头是情人，他不想伤害任何一方，何况小云还蒙在鼓里。昨天小云还来电话通报那边的情况，说她想他了，毛线衣织好了，天冷了，要多加件衣，赵溅安慰她，一切都好，让她多保重身体，就是对他的最大支持，生意做的大与小都没有关系，身体才是本钱，福还在后边。小云幸福地哭了。

自从他们结婚以来离多聚少，都正当年华，血气方刚，双方的性欲要求可想而知，两人为了工作，为了事业，都克制到了极限。小云那知远水不解近渴的丈夫有了新欢，把她忘的九霄云外。

温馨的电话是一剂良药，小云的情绪顿时平静了下来，赵溅却翻江倒海，他感到实在是对不起小云，小云太傻太单纯了，对他一百个放心，从来都没多想。平时只是赵溅隔三差五的回

去一趟，匆匆忙忙地热乎一夜，就走了。小云忙脚不沾地，那有时间去，赵溅居无定所，不是在广东、深圳，就是在云南，她不在乎两人在一块的时间长短多少，只要心心相印，就值了。

眼看着关红快七个月的身孕了，人说七活八不活，就是现在关红都能背着他把孩子生下来。赵溅还没有往深处想。

上午，质监局的同志又来了，房屋坍塌的事件搞得他焦头烂耳，关红还逼着他要结婚，非婚生子的孩子今后又咋混，关红的要求也不能说不现实，这对小云是不公的。

赵溅一气跑到深圳的桥头上，一个人抽着烟，看着翻滚的海水，他的心涛涛荡荡，一刻都没有平静。一弯新月，终于从云层里探出了脑袋，星星们也调皮地眨着眼睛，顿时天际上热闹起来。赵溅没有心思看这天云变化，想来想去，只能求得小云的宽恕和原谅。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自个儿开车回去了，一路上都心不在焉，回去咋向小云开口，又咋说？太突然了？咋能闹出这种结果？自己真是可悲可贱之人，别人叫我贱货，我还有气，我这样捉弄自己，就是个贱货，小云哪点不好，为啥还去招惹关红。生米做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

晚上，他和小云温纯了一会儿，就做了那事，趁激情好说话。他刚从小云身上翻下来，就双膝跪地，小云吓坏了：“你这是咋的了，看来你遇上难事了，有啥事有啥话，你说，夫妻之间何必这样？”小云拉他起来。“小云，有件事你不答应，我不起来。”“啥事这么认真，你说，我都答应。”赵溅啪啪给自己一

个响亮的耳光，“小云，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赵溅把与关红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咋认识，咋上当，咋勾引的，又是咋怀孕的，没有一点儿隐瞒，小云听后，五雷轰顶，顿时觉得天塌地泄，欲哭无泪，面对无助的丈夫，还能说啥，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听丈夫的。小云问：“你说咋办？是不是要和我离婚。”赵溅把头低的很低，也不敢看小云一眼，吞吞吐吐地说：“只能这样，不过你放心，等孩子生下来，立马离婚，和你复婚。”小云只能忍痛割爱，“起来吧！一个大男人，不要动不动就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样会减少你的风度。”两个人抱头痛哭一场，办完手续就走了。

一大滩子事要处理，房屋坍塌幸亏没有人员伤亡事故，不然就麻烦了。我听说贱货成了陈世美，肺都气炸了。两年前，他回乡创业，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致富不忘家乡，倾情打造蔬菜大棚——记赵溅回乡创业的事迹”发表在市报上，要知道他是这种人，咋也不会吹捧他。小云是多好的女人，真是鬼迷心窍了。

十九

两个月后，赵溅的儿子出世了。起名赵云，很显然他是挂念小云，关红不愿意了，为啥不叫赵红，看来你还脚踏两只船，两人就这么不理不睬的闹着，自从房屋坍塌事故后，加之他没有心情再经营，生意一落千丈，查来查去都是关天为了吃回扣干的。关红骂了她哥哥关天，事到至此，又能咋样，任打任罚，

听天有命。

2020年春节他回到家乡跟父母团聚，没想到新冠肺炎来临，他被困在了家里。为了支援湖北、武汉抗击疫情，他把储存的水果、蔬菜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两地，让抗击一线的医护人员吃上新鲜可口无污染的果蔬，捐款三千万，由于过度劳累，夜间跑车，视线不好，出了车祸，送进医院抢救，命保住了，右腿没了，高位截肢，脑子还糊里糊涂，后半生只能靠轮椅了。

关红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来看他，还卷款带着孩子去了美国。赵溅头脑清醒时，写了一封离婚协议书用电子邮件发送过去，再不来，他就起诉到法院，单方面离席判决。

在深圳、广东的房地产拍卖不仅支援了家乡建设，还支助了40多名困难大学生，建立了一座高规格的养老院。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赵溅沐浴着春风，欣赏着花香，坐在轮椅上，小云推了一圈又一圈，向初生的太阳走去.....。

作者简介

作者：薛明章

单位：阜阳市颍东区老年协会；（颍东区幸福东路老年大学院内）

邮编 236058

联系电话：18955808590

邮箱：mingzhangfy@163.com

个人简介

薛明章，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协会会员，阜阳市颍东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在《安徽法制报》、《江淮晨报》、《江淮时报》、《新安晚报》、《安徽工人报》、《安徽工运》杂志、《工商导报》、《工商文汇报》、《安徽日报》、《阜阳日报》、《颍州晚报》、《城市周报》、《市场报》、《七月风》、《党风廉政》、《参花》、《雨花》、《文学巷》、《未来》、《作家文学》《短篇小说》、《西部散文》、《青年文学》、《清颍》、《党建》、《安徽工商》、《中国工商》、《中国老年报》《家乡文学》、《百姓文学》《齐鲁文学》《作家文学》、《西部原创散文》《三秦文学》、《江淮文学》、《沮河文艺》、《枣阳文学》、《当代写作》、《月亮荡》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近400余篇，著有散文集《乡村心语》、长篇小说《柳河湾的笑声》、故事《罚款》获重庆市廉政故事大赛二等奖，阜阳市文学艺术表彰三等奖，小说《短信》获“文化杯”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三叔》获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我与祁眉红茶有不解之缘》获祁眉杯全国征文大赛入围奖、《乡下年集》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散文《乡间图书馆》被《文苑（西部散文）》2014年第八期收录，《30年前的叮嘱》入选《中国时代文艺名家代表作典籍》。中篇小说《跟踪》获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终审入围100百名，被中国出版集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目前已纳入影视计划。中篇小说《夜梦惊魂》获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入围并进入100名终评。

留任书记

（第三届临泉县文学大赛征文小小说投稿）

天刚麻麻亮，村里除了几声狗叫，一切都很平静。一连下了两场雨，一场雪，路面起冰打滑，尤德旺右手提着拉杆箱，左手拿着公文包，他要在村民们没有起床之前赶到农用公交车站，不然就来不及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已过，父母妻子儿女都打电话问：“咋还不回来，真想在乡下过年。”尤德旺不是不想回，而是工作太忙，有好多事要赶在年前办完，这一耽误，明天就是年三十了，再不走，真的就走不掉了。

他不想惊动村里的干部和村民，一大早悄悄离开，还是被等在村口的老少爷们拦住了。你挎一篮鸡蛋，他提一只老鸭，你拿一只鸡，他提一袋苹果，你拿几条黄瓜，他提一兜蔬菜，齐刷刷地站在路两边，就像夹道欢迎的外宾。德旺心里热乎乎的，差点没把眼泪掉下来。

尤德旺是一名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干部到柳河村任第一书记，挂职三年。刚好任期结束。他留恋这大美乡村，三年的任职期间，他为乡村脱贫致富，乡村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群众为功臣送行的场面，那真叫个动人。王奶奶拉着尤书记的手说：“尤书记，你不能走呀！俺村里离不开你，要不是你，俺孙子就没有命了。”2017年元月，尤德旺刚到柳河村任职，就遇上

了王奶奶的孙子得急性阑尾炎，疼得哭爹喊娘，空巢老奶奶干急无汗，束手无策，正赶上晚上 11 点多钟巡逻的尤书记，他寻声而去，二话没说，背起小刚就走，那时，乡下的土路难走，背了 2 里多路才到镇医院，小刚获救，尤书记的腿摔伤了几处，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路修好。王奶奶提了提尤书记的裤管，还有一道伤疤，王奶奶说，这样的好书记，俺咋舍得让你走。马二婶满眼含泪，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尤书记，要不是你，俺那口子早命丧黄泉，你不仅支助俺求医看病，还赞助俺小孙女上大学。你一言，他一语地赞叹个没完。王保振主任骑来一辆三轮车指着说：“委屈你了，只能找这送行了。”尤书记摆摆手，满面堆笑地说：“不用 不用。”任稻香把一篮鸡蛋提上车，其它来送行的村民也把礼物放进车厢里，尤书记拦不住，一个劲地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这礼物我一个都不能收，你们要是不把东西拿回去，我就不走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走，俺烧高香放大炮。”话音刚落，不知是谁就点燃了一挂鞭炮，大家欢呼跳跃，高呼：“尤书记不走了，尤书记不走了。”这是一挂留任炮。

呼呼的北风吹个不停，刮起一阵雪花扑面而来，送行的人群倒不觉得冷，反而周身暖融融的。不知是哪个小学生给尤书记戴了一朵大红花，一群孩子们高呼：“尤爷爷你不能走，我们离不开你，想你……。”有的哭红了眼，冻红了脸。尤书记劝大家只要东西拿走，他就不走了。一句话说得大家咯咯地笑。“那

好，说话算数。”大家纷纷把东西提走。尤书记说：“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在一片欢呼中尤书记留下了。

他是想稳住大家的情绪，送还大家的心意，他才悄悄离开。没想到，武汉传来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消息。紧接着省市下发了阻击疫情的动员令，随即封城、封路、封村封院，为了打好抗击疫情狙击战，尤书记递交了留任请战书，看来又要留任三年了。村民们得到这一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尤书记亲自走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他组织了一批抗击疫情志愿者，分布在各个村庄，守门庭、守家园，守要道，打药、量体温，登记严把出入关，他日夜坚守，简单防疫棚子没有空调，冻得他手脚麻木，小吃店、食杂店关门，他只能吃方便面凑合，有时他还要为村民送菜，为孤寡老人送饭，送药送口罩，送酒精，洗手液，整日整夜的忙碌，累得他腰酸背痛。村主任有时和他开玩笑说，尤书记名字起得好，德旺德旺，德高望重。村民说他名副其实。

尤德旺是2017年元月进村扶贫的。刚进村撂棍都打不着人，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留下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啥也干不了，土地荒芜，交通不便，环境污染，吃水困难。

柳河村地处偏僻，又处于两省交界处，是三不管地带。经济基础薄弱，村民思想守旧，文明程度不高，常为地边、墙角闹事。何进才是个捣蛋鬼，不是腿瘸，也外出打工去了，因为和张高一垌地边闹了几场，动过手，打得鼻青脸肿。张高是河南省吴县人，何进才属安徽省柳河县，为了两家的和睦，息事

宁人，尤书记没少费口舌，少动脑筋，成立了两县联谊会，其目的共同发展经济，解决群众矛盾，实现治安和平，两县通过联欢走动，关系越来越好，张何两家的矛盾很快得到解决。为了何家尽快脱贫致富，扶贫牛到何进才家才喂半年，说是被人偷走了，现场查看，一处砖墙被掏个洞，经过多处查找也没有结果，最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循循善诱、多招举措下，他才承认是自己为了逃避还贷，才想出的丢牛事件。

尤德旺又要连任三年，柳河村的经济那可要突飞猛进了。村里在他的带领下，修了一条村通公路。“要想富，先修路。”尤书记抓对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吃紧，蔬菜大棚里的新鲜蔬菜急需找销路，尤书记开通了蔬菜便民网，除一部分支援武汉湖北疫情外，网上销量很好，给菜农减少了损失。疫情刚一解封，扶贫车间就开始了复工复产，接收的编织订单、蜂蜜花粉订单、服装、膏药订单还真不少，扶贫项目是尤书记到柳河村的第二年开办的。他把在打工的有志青年留乡创业，办了柳编厂，养蜂厂，服装厂、制药厂。柳河村编织驰名省内外，不缺原料，就地取材编筐打篓等一些工艺品远销国内外。养蜂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村里成片的洋槐树到处都是，沟沟坎坎的油菜花飘香，酿造的槐花蜜、花粉深受消费者青睐，生产的活血止痛膏多半是来料加工，尤其是服装厂可以领料回家缝制，按件记资，即不影响工作，又不耽误挣钱，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即实现了自己致富，又带动了全村人致富，更解决了空巢老人的养

老问题。三年不到全村脱贫摘帽，致富奔小康，这一切的一切，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啥时也舍不得让德旺书记走。尤书记的事迹上过广播，登过报。

清晨，尤德旺在柳河村的公园里散步，迎来一张张笑脸，“书记好，书记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他在花香扑鼻，绿树成荫、环境优雅的大道上，迎着初升的太阳迈步向前，向着美好的明天，向着打造柳河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生梦迈进.....。

作者简介

姓 名：薛明章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老年协会

联系电话：18955808590

邮 箱：mingzhangfy@163.com

注 明：本人曾在临泉县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在姜寨、庙岔搞救灾工作一年多时间。

个人简介：

薛明章，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协会会员，阜阳市颍东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在《安徽法制报》、《江淮晨报》、《江淮时报》、《新安晚报》、《安徽工人报》、《安徽工运》杂志、《工商导报》、《工商文汇报》、《安徽日报》、《阜阳日报》、《颍州晚报》、《城市周报》、《市场报》、《七月风》、《党风廉政》、《参花》、《雨花》、《文学巷》、《未来》、《作家文学》《短篇小说》、《西部散文》、《青年文学》、《清颖》、《党建》、《安徽工商》、《中国

工商》、《中国老年报》《家乡文学》、《百姓文学》《齐鲁文学》《作家文学》、《西部原创散文》《三秦文学》、《江淮文学》、《沮河文艺》、《枣阳文学》、《当代写作》、《月亮荡》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近400余篇，著有散文集《乡村心语》、长篇小说《柳河湾的笑声》、故事《罚款》获重庆市廉政故事大赛二等奖，阜阳市文学艺术表彰三等奖，小说《短信》获“文化杯”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三叔》获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我与祁眉红茶有不解之缘》获祁眉杯全国征文大赛入围奖、《乡下年集》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散文《乡间图书馆》被《文苑（西部散文）》2014年第八期收录，《30年前的叮嘱》入选《中国时代文艺名家代表作典籍》。中篇小说《跟踪》获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终审入围100百名，被中国出版集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目前已纳入影视计划。中篇小说《夜梦惊魂》获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入围并进入100名终评。

诗歌

扶贫散记

(一)

初到他家时，他正在院子里

陪儿子晒太阳

我问他家一共有几口人

他费劲地伸出手指比划着

我要求他拿出户口本和扶贫手册做一下登记

他拖着多年前脑血栓致残的右半身

拐进屋子里，搜罗了好一阵子

“你是老师吧？你说人死后到底还有没有魂魄啊？”

躺在躺椅上的男孩有气无力地问我

“哪里会有呢，死了就是死了。”

“要是有一一就好了——”

他对我的回答略显遗憾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19岁，大二，休学

肠癌，转肝癌，晚期
后来我再去找他
院子里已没有了男孩的身影
梨花落了一地
有一瓣
被我偷偷夹在了他家的户口本里
像是那个男孩从没有离去
像是他在人间依然有户口

（二）

张大娘放羊时弄丢了
戴在嘴里的两颗大门牙
她拄着拐杖来找我
我说：“我要上课，先让你儿子帮你找吧？”
她说：“你就是我儿子呀！”

（三）

李大娘家的危房改建了
张大爷的白内障治好了
李婶家的两个孩子也不必为学费担忧了
最开心的要数郑伯伯
残疾多年 如今也能自食其力了

作者简介

姓 名：鲁晨红，男，80后

祖籍安徽有作品在《小小说月刊》《诗潮》《散文诗》《中国校园文学》《普州文学》《淮风》等报刊发表

邮 箱：luchenhong2008@126.com

作 者：鲁晨红 身份证：34122119851224135X

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白庙镇贾庄小学韩伟荣老师收转鲁晨红

邮 编：236400 电话：15155870615

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27001731210665669 临泉支行